

學藝叢刊

第四種

機 投

(小說集)

新中國報社出版

一四九三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4650B

學藝叢刊第四種

上海  
圖書館  
藏書

投

機

新中國報社出版

~~1598735~~

## 序 言

秉政

半年以前，有幾位朋友告訴我，說「『學藝』上發表過的小說，可以出單行本了吧。」當時會漫然聲曰：「可以」。

「應聲」這二字之上，所以必須加插「漫然」二字者，那是因爲自己在說這句話的當兒，純然是像小和尚唸經一樣，「有口無心」之故。但編集之職，却已決定由我擔任下來。

一擔任之後，「有口無心」是不行的，這時，便顯得自己即使「有心」，也還是「無力」。

說句老實話，「學藝」上發表了的小說，篇數並不算少，莫說印一本小冊子，不成什麼問題，就是印幾本怕也未嘗不可能，但這是編書匠的勾當，我們決不想這樣做。在「有口無心」乃至無力的窘迫之下，還是勉力的試編一下吧。

我決心這麼辦：從巨帙的存報合訂本上，檢翻，重讀，這結果，發覺了其中的三數篇，或有足供讀者以及未讀者一顧處；雖然作者們都是些像我自己一樣的滯留在初學階段上的所

謂小說作者，藝術的修養和寫作的手段未必十分精到，但有一點是共通的，也是可取的，那就是說：取材方面，還不失其現實的根據。持平的「魚汛」，慕松的「女性」，特別是三艸君筆下的從事麵粉投機的張君疑，林鳥細心刻劃了的農村惡勢力中的若干典型人物，都會經獲得讀者的熱情讚許；即使是在寫師生戀愛的故事吧，聖若也並不會浪用他的筆墨，因為他那支筆是觸及於某一部分的現實世界的。

希望讀者們能從這質量俱弱的作品中看出現實世界來，正如作者們在他們的作品中寫出現實世界來一樣。

編者 八，十四，上海。

# 投機目次

投機	三卅君 (一)
魚汛	龔持平 (二六)
牛的故事	林 鳥 (五七)
卑屈的土地	沙金璧 (六八)
女性	朱慕松 (七五)
映山紅	王 玉 (九四)
瓊玲之死	杜聖若 (一二五)

## 投機

三艸君

君疑從麵粉業茶會出來的時候，已經將近新鐘十一時半了。

進城的時候，照例是一陣擠軋；近來城門時半開着；進出城關的人，都須排着隊伍，在兩排竹竿所作成的一條甬道中，魚貫地前進。門的兩邊各站兩個警察和一個兵，像電杆木樣畢挺地立着，在暗黃色的鋼盔下，圓睜着眼，注視着每個進出的人。進城的檢查因為較嚴格，所以城外一邊的人特別擁擠。後人的胸脯緊貼着前人的背脊，頭只能永遠地昂起，手只能永遠地垂下。兩脚半步半步地隨着前人而前移，慢得像龜樣地爬。好容易挨到城門口的時候，每人左手擎着「良民證」，右手便解開自己的鈕扣，讓警察上下左右內地細細搜查；搜查後如果覺得你並無什麼嫌疑，你更得向站着的兵點一點頭，這樣你便可以自由地進城了。

君疑擠在人堆裏，額上滲出一粒粒的汗珠，連舉起手來拭一拭的機會都找不到。鞋跟被

後面的人踏落了，也沒法蹲下去拔，只得足尖用着力，把鞋子拚命地抓住，總算沒有整隻鞋子被人家踏了去。人堆裏發出些令人作嘔的汗氣，一陣陣直向他鼻管裏沖；他皺皺眉，把鼻子不住地哼，但沒用，臭氣還是照樣地攪進去。兩只原來已跑得酸透了的腳，格外覺得軟而無力了。他幾乎支持不住他自己的身體，若不是前後緊貼着的人身，他該老早倒下去了。時令雖則還只四月下旬的天氣，但正午的陽光，已像初夏般的熾烈，從天空中直角地射在他無遮蓋的頭上，使他發生一陣暈眩，眼前火星亂迸，額上的汗珠便沿着他凹進去的面頰淌下來；耳管裏轟轟地響，像有無數的蒼蠅在他耳邊叫。身上穿着一件粗布袷衫，就彷彿銕甲般重，他的心幾乎<sub>正</sub>起來了。他想擠出隊伍，透一口氣，但兩只腿被人家的腿夾住了，沒法向旁邊移一移，況且竹竿的外面，還不時有巡警在那裏用皮鞭子向橫裏擠出去的人打。他沒法想，只得挺一挺胸，用盡他最後一點氣力，向前面擠。

「喂，朋友！輕些好哦？我的籐包被你擠扁了！」前面一個穿着黑長衫的人別轉了半個頭，斜着眼，射過來一道凶惡的光，用不純熟的上海話說。

「對不起！後面擠上來沒辦法。」那眼光使君疑發生一點恐怖，他拚命地向後倒退了半



步，一個小販模樣的人，立刻從他的旁邊擠上前去，墊實了他空出的地位。

小孩在哭，巡警在用皮鞭打人。

在一陣混亂之中，他總算擠進了城了。他拔上鞋跟，一面扣着解開了的鈕扣，一面噓出一口長長的氣，腦子清楚了些，拖着軟酥了的脚，慢慢地向大街走去。

「真倒霉！要不是爲了生活，誰高興在城門上擠進擠出，活受罪？」

是午飯的時候了，強烈的陽光正發揮牠最大的威力，碎石舖成的街道上，反射出一股迫人的熱氣，行人都喘着氣，儘擠到沿邊商店門前又出的遮陽下面走。於是熙來攘往，摩肩接踵，本來熱鬧的市街，就格外顯得熱鬧了。但行人儘管多，商店的顧客還是寥落可數。綢緞莊的店員站在門口，反剪着手，注視着每個過往的客人，看他們有沒有跨進來光顧的意思。但每個人都向陳列着許多新式呢綢的樣櫥投了一個豔羨的眼，搖搖頭，走過去了。偶爾也有一兩個摩登的女客，會站停在樣櫥前默一會，留下幾句花色怎樣，質地怎樣的批評，但真真踏進門去，掏出幾百元的鈔票，提一件衣料回去的人，却是少數中的少數。銀樓的木牌上寫着「拾赤每兩××元」的白字，天天在改變。君疑每天走過市街，總要看一看那白字，在三

年之內，他已經從三百元看到三千元，五洋店特別多，這是事變後的一種新興企業，在玻璃的櫥櫃裏面，像寶塔般的堆些火柴、洋燭、肥皂、香煙之類的東西。櫃台後面坐着幾個打着瞌睡的夥友。只有合作社的門口站滿了持着社員證等待購買配給物的人，也像城門上一樣，排着長蛇般的隊伍，從一個門裏進去，便提着一小包糖，或者幾盒火柴，帶着輕微的笑容，從另一個門裏走出來。

這一切情形，君疑每天都看慣了，並沒有去特別留意牠。只有一個思想在他腦子裏盤旋着，就是他怎樣才能在這幣值慘落，物價狂漲的怒潮中站得穩腳。這問題在一年之前，還不分嚴重，因為那時他還是一個獨身的人，當一個私立中學的教師，按月領取三百元以上的薪金，在沒有一點嗜好的他，個人的簡單生活，還不致成爲嚴重的問題。但自從他去春結婚以來，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在簡單到無可再簡單的結婚儀式中，他用去了他歷年全部的積蓄，並且還負了一點債。更嚴重的是從此他必須維持一個家庭，那家庭雖則是很小，（僅包括一夫一婦和一個女僕。）但依然是一個家庭，牠須要一切必要的設備和費用。每天的伙食就侵吞了他全部的薪金，房租、電費和日常的零用，却毫無着落。衣服雖則暫時不須要添置，但

總得預備一筆準備金。父親那裏固然還可以去拿一點接濟，但一方面父親也幾乎在飢餓線上掙扎，沒有許多餘款來負擔一個分支出來的家庭的費用，同時君疑的剛愎孤傲的性格，也使他不肯張開了手向他父親要錢，「難道一個成了家的兒子還應該把他生活的責任推到他老父的身上？」每當他的妻勸他向父親寫信要錢的時候，他總是這樣說。學校的薪金雖然也每半年增加着，但同跑馬般上漲的生活費，比較起來，也就無論如何也趕不上了。於是他在正課之外，招了幾個補習的學生，每月也可以多一百餘元的收入，但這終究無補於天天增漲的費用。教員的生涯已到山窮水絕的地步，這事實迫得他不能不去想出一條新的生路來了。

這生路却是不容易找的。他的孤獨和傲視一切的性格使他不曾去走鑽營的路。他的活動範圍始終是限於比較清高的教育界。以交際爲主要手段的政界裏，他是踏足不進去的，實在，他也不屑踏進去。機會不是沒有，但屢次被他錯過了。工業方面，他全然是個門外漢，連想都沒有去想過，餘下來的便只有商業的一條路了。對於商業，他以前也從沒一點經驗，要在這方面立足，本來也是很渺茫的。但事變後的商業却有一種特殊的現象：因爲物價的直線上漲，幣值的直線下落，每個人都把囤積貨物作爲保持財產的唯一方法。商店裏的營業即使

清淡到無人問津，但商店的老闆，依然能够賺得大批的錢，因為堆積着的貨物，不久便能值到超過牠進本幾倍的價格，實際還有營業越清淡利益越多的反常現象，因此商業便變成一條質利的掙筭。也因此商業中吸收了許多本來並不從事於此業的人。君疑對於這一點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明知教育的前途只有沒落，教員的生涯是一條絕路，想以勞力換來的有限的薪金來維持一個家庭的生活是絕對不可能的事，他固然恨極商人的狡詐，恨極對於金錢的崇拜，但在生活的鋼鞭之下，他也不能不走他所不願意走的路了。於是他便向學校當局請了一星期的假，預備在這一星期的時間裏到商業的領域中去探一回險，看看有沒有他立足的地方。如果有所發現的話，他打算從下學期起正式脫離了學校，開始他另一條生活的路程。

第一個被他注意到的是那時正盛行着的麵粉的投機。

這是君疑初次到麵粉業茶會上去的第一天。那茶會是在城外一條熱鬧的市街的中心。三間舊式的廳堂中整齊地排列着十幾張「八仙桌」，每桌上坐着五六個人，各人面前放着一把紫砂茶壺，一只磁杯，茶役來往地冲着開水。南窗下面是幾個雜貨攤，販賣些香煙、火柴、瓜子、花生、糖菓之類的東西，一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提着籃，到處兜攬生意，用着強調的

江南普「先生，奶油瓜子要哦？香煙要哦？香蕉橘子糖要哦？」地叫賣，有時不等你的回答，一把瓜子已放在你的前面。於是你便不得不掏出鈔票來要她找，「謝謝，先生！」她一面說着，一面帶着一個諂媚的微笑，接過鈔票，又到別桌上去兜攬生意了。香煙頭、燒過的火柴桿，瓜子殼，花生皮，糖菓的紙包……撒得滿地，此外還有中國房子裏照例要點綴着的濃痰和鼻涕。你每一腳踏下去，鞋底下總得帶些什麼上來。香煙或水菸的煙圈，開水的蒸氣，人身上所發出來的汗氣，混雜在一起，把那廣大的廳堂罩上一層輕淡的霧。空氣是污濁得使你想作嘔，人聲是嘈雜得使你頭痛。每桌的人都在談論着他們的買賣，或者計算着小麥的價格，麵粉的生產量和消費量，外銷的盛衰，政局的變遷……凡一切足以直接或間接影響到粉價的漲落的，無不成為他們談論的資料。麵粉號家的經紀人跑來跑去應付着客人的請託，買進賣出都須經過他們的手才算正式成交。每個人都帶着緊張的神情傾聽着每宗交易的行市。因為各人對於漲落的估計的不同，有的大批拋出，有的大批扒進，就在買賣兩方面心理的強弱中，決定了價格的昇降。

這一切，對於君疑是一種新奇的經驗。他揀了一張偏東靠北比較人少的桌子上坐下，背

靠在壁上，架起了右腿，左手支着頤，右手捧着茶壺，一口一口地啜着帶一點澀味的茶，從他深度的眼鏡背後，密切地注視着茶會上的一切情形。同他同桌的還有三個人：坐在他對面的是一個瘦長個子，說起話來有些口吃；穿一件略略褪了色的藍綢夾衫，短得幾乎離地有一尺多高；在一條滿是摺皺的西裝褲之下，露出一雙發着黑光的尖頭皮鞋；年紀大致不過三十三四，但他額上深陷下去的皺紋，使他看起來好像要比他實際的年齡超過五六歲；他的全身是個不調和的集合體。坐在他兩旁的，年紀似乎更輕些，較矮較胖的一個，面上滿是些高低不平的紅粒子，穿一身半新不舊的深青色西裝，猩紅的領結鬆弛地圍在他粗大的頸上，證明他是忽忽起身便上茶會來的人。在三人之中，他是說話最多的一個，除了照例的小麥怎樣，政局怎樣等等談論之外，偶然也沒來由地插進一兩句女人怎樣的話。他的喉嚨很高，說得激昂的時候，便把他那雙肥得像要發酵的手不住地搖動。有時握着拳頭拍一記檯子，那多肉的手碰在堅硬的檯角上，似乎也不覺得什麼痛苦。第三個比較靜默，除了必要的場合之外，不大肯說話。他常常兩手捧着茶壺，失神地呆望着壁上的「衣帽物件，各自當心，如有遺失，與堂無涉。」的紅紙招貼。似乎有一種可怕的黑影時常在襲擊他。他不時搖頭，微微啣着氣，顯

然他是在那裏同那可怕的黑影掙扎，他想從他的嘴裏，把那黑影噓出去，但他屢次的哨氣，證明他的努力是一個完全的失敗。他穿的是一件淡灰色布質衿衫，下面的兩個鈕扣已經脫了線，像兩顆烏黑的葡萄般懸掛在他暢開的衣襟上。人很瘦，在闊而突出的前額下配上一個尖削的下頷，使他整個的面形變成一個等腰三角形。臉色是屬於那種缺乏營養像熟透了的香蕉般的淡黃色。一種說不出的焦燥的神情不時在他緊鎖着的眉間流露出來。

在君疑坐上去的時候，他們已先坐在那裏，在這茶會上，他們似乎也是「生客」；他們除了自己三人之外，從來沒有同別桌上的人談一句話，或者點一次頭。在喝乾了茶壺裏的茶之後，他們把茶壺蓋碰得「丁丁」地響，一面叫：「喂，茶房，開水！」若是一個「熟客」，必定是：「喂，阿森，開水來！」或者是：「喂，寶林，茶壺開坼了！」這一類的話，他們還叫不出茶房的名字，這證明他們也是新近才上茶會的人。

當君疑畏縮地加入了他們的集團的時候，他們突然停止了談話，三條目光同時對他射了過來。他們顯然是在懷疑，何以他一個人上茶會，這是不常有的事。君疑感到一點羞澀，一點像新郎走進結婚的禮堂時被許多人注視着的羞澀，他不敢去看他們，把眼睛避去了他們

的視線，去看那時正從正門走進來的兩個人：年紀大的一個手裏托着白銅的水烟筒，年輕的一個口裏啣着香烟，一進門便跟先坐在那裏的熟人點頭招呼，便在人堆裏讓出來的空位上一屁股坐了下去，茶役立刻遞過來兩把茶壺，兩只茶杯，還有兩塊熱氣蒸騰黑得像抹布般的手巾。他們便一面揩着臉，一面和其他的人扯談起來：

「趙先生，昨天的收盤怎樣？昨天因爲有一點小事，先走了一步，沒有知道。」

「又昇起了些，最後一盤是八十五元五，協記買進了七千五百包。」

「今天還沒開盤，不知怎樣？」

「脚地很硬。昨天下午，小麥又昇起了五元，常州幫大批吸進，今天大致會打破九十元關。」

「你還預備做進些麼？」

「看機會，再做二三千包五月十五號期。」

「聽說政府有統制的消息，下月期的也許要趨跌。」

「風聲雖則很緊，但不致成爲事實。老錢那裏，我常有消息，總之，內幕很複雜。今年



小麥收成不佳，外銷挺硬，粉價只會漲，不會跌。」

突然像有什麼跌在地上的聲音，把君疑的注意收了回來。他看見坐在他右邊的那個滿面紅粒的矮胖子好像在發怒，一個茶杯被他舞動的肥手一碰，在檯角上轉了幾轉，落在地上，「拍」地碎了。吃剩了的半杯茶，全部傾倒在檯角上，像簷水般一滴滴地沿着檯邊向地下流。那矮胖子大聲的叫：「茶房，抹布！再帶一只杯子！」但也不等抹布來，便把他那肥得像要發酵的手在檯子上抹了。

「碰一碰運氣！你那樣縮手縮腳的怎麼好做生意？老李，一定一千包！」他說「一千包」三個字的時候，特別用力，同時把他濕漉漉的手指一彈，一點茶水濺在君疑的鼻樑上。那被稱爲老李的人是坐在君疑對面的那長個子，他用手摸一摸他瘦長的臉，眼睛裏閃出一股躊躇的光，囁嚅地，又像請求地說：

「小陳，我說還是把穩些。……第……第一次下手，還……還是把……把穩些，五……五百包！」

「要做便是一千！」小陳接着說，一面在茶役新拿來的杯子中倒了滿滿的一杯茶。「三

個人合做五百包，那樣小鬼氣的，被人聽見了也笑話！」說到「笑話」兩字，他便把眼光在君疑的面上一掠，看見他沒有笑，方才再接下去說：「你看老孫他們，一下子就是三千包，只一夜，就賺了七八千！」

「他們有本錢，他們有靠……靠山，老孫的叔父是吃……吃麵粉飯的。把……把穩些，小陳，我……我說五百包。」老李的話說得很低，只有圍繞着這桌子的人能够聽得見。

「老朱，你看怎樣？一千包，不算多，三個人合做，每人就只有三百三十三包，蝕本也蝕不了多少！」小陳知道他已無法打破老李的固執，便想求助於坐在他對面的老朱了。

「老朱？」這名字使君疑觸電似的吃了一驚。他細看了老朱一眼，是的，這人好像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啊！啊！記起來了。他不是中學時代曾和他同過半年宿舍的朱石青麼？看他那付充滿着熱情的眼，看他左面嘴角邊那個淺的酒渦，無疑的一定是他！他分明就是十多年沒見面的朱石青！他怎麼會變到這個樣子呢？若不是有人叫他「老朱」，他簡直的憶不起來了。他想招呼他，但有一點懷疑使他躊躇了：難道眼前這個看了使人永遠要發愁的人真是十多年前以活潑豪爽著名的「老朱」麼？萬一認錯了人怎樣辦呢？在這樣的大庭廣眾之

中，不是要被人笑話麼？啊，不！不！以後再找個機會同他單獨地談一次話吧！

當君疑正在這末想的時候，老朱把他釘住在那紅紙招貼上的眼光移到小陳的充滿着興奮的臉上來了。

「啊……？」他莫名其妙地問，顯然他沒有聽清小陳的話。

「你這個人還是想着那女人！瘦得剩把骨頭，我才不要！」小陳說着，同時摸一摸自己肥胖的面頰，兩邊的嘴角向裏面一窩，表示他的輕蔑。

「你不知道她的好處！你不懂得她！」看見他朋友的那種侮辱的態度，老朱有些發怒，但說話的聲音是怕人聽見了般低。

「我挺不希罕那樣的女人！簡直是個小孩子，走起路來像麻雀般跳，老是把圓睜着的眼睛望着天邊，說些獸裏獸氣的話。什麼理想的樂園哪，什麼現實的鐵壁哪，什麼悲觀哪，什麼……我就全不愛聽！」老朱搖着頭，連說：「你不懂得她！你不懂得她！」

在西面南廳下有一個聲音在叫：

「綠山鹿三千包拋出，八十八元五！」

立刻有許多人聚了過去，在人堆裏有幾隻手伸了起來。

「八十六！」

「八十六元五！」

「八十七！」

「八十八！」最後這個聲音特別響，壓到了其他一切聲音。

「一宗賣買成交了。」

全堂的人都注意着這宗交易的進行，「八十八元」，這是今天的開盤，比昨天收盤又昇起了二元五。

「怎樣，老李？不是又漲了麼？我說只會漲，不會跌！如果昨天照我的話做進一千包，今天不是便賺了二三千？」粉價的續漲使他興奮，朋友的固執使他憤恨，小陳的石榴般的面孔，格外紅起來了。

「再：再看一盤，小陳，再看一：一盤」。老李還是輕輕地說，眼光看着西北角又聚在一起的，他的固執的主張顯然有些動搖了。

「二千包買進，八十八元！」一個經紀人在叫。

沒有人回答，各人在紛紛議論一分鐘前所得到的小麥續漲的消息。也有些人擠在人堆裏，兩手交叉在胸前靜靜地瞧。

「八十八元二！」

依然沒有回答。

「八十八元五！」

「賣出一千包！」一個人舉起手來。

「還要一千包，八十八元五！」

「……」

「八十八元八！」

「賣出五百包！」又有一個人舉手。

「八十八元八，還要五百！」

「……」

「八十九！」

「賣出五百包！」又有一隻手舉了起來。

以後便是寂然，擠在一起的人漸漸散開了。

「老李，怎樣？不是一會兒又漲了一元？一千包！一定一千包！老朱，莫想那女人了！一千包！你說怎樣？噯？」因為着急吧，小陳的聲音有些發抖了。他現在用請求的口氣說。

「老朱，你的意見怎樣？」老李還有些不敢決定。

老朱躊躇了，他的眉梢又緊鎖起來，現在一切責任都攔到他的肩頭上來了。他好像在生死的界線上掙扎，慘白的臉越發可怕了。暫時像在盤算什麼似的不做聲，兩個朋友都張開了嘴在等他回答。隔了一分鐘光景，他彷彿已下了一個決心，「好，那麼就一千包！」終於這麼說出來了。

這回答使小陳高興得跳起來，一隻襠腳受不住他壓迫的重量，在他下面「嚙吱」地叫。他立刻跑到一個滿臉麻點的經紀人那裏，在他耳管裏灌進了不知什麼幾句話，那經紀人便大聲叫起來：

「一千包買進，八十八元五！」

又有許多人圍了攏去，但沒有人回答。

「八十九！」

還是沒有回答，小陳的面漲了通紅，他的那雙肥得像要發酵的手在微微地抖，汗珠從他額上流下來。他又湊到經紀人耳邊說了幾句話。

「八十九元二！」

「……」

「八十九元五！」

一個人舉起了手：「一千包賣出！八十九元五！」

這邊坐着的兩個人用全力注視着那邊的情形。直到八十九元五成交之後，兩人的目光方才接觸了一下，各人噓了口氣，一種緊張的神情鬆弛下來了。老朱搖搖頭，把他的瘦長的指拚命地去抓他蓬亂的頭髮，他知道這一下子將決定他一生的命運。

小陳跑過來了，石榴般的面孔上發出懽悅的光。「喂，喂！走！走！走！走！到太康號交款

去！

君疑目送他們三人出了門，一看壁上掛着的時鐘已指着十一時半，茶會上的人也陸續地散了，於是他也就踱了出來。

明天早上九點半光景，君疑又預備到茶會上去看看情形，當他走出了小巷，轉到大街上去的時候，突然在他前面出現了昨天同桌吃茶的「老朱」了。

他獨自個緩步地走着，兩手反背在後面，那背影使君疑確信他並沒有認錯了人。他緊走一步，立刻便追上了他。

「密司脫朱！」君疑在後面叫。

「啊……？」他回過頭來，眼中閃出懷疑的光，把君疑上下打量着，「你——」

「我叫張君疑。」君疑連忙接聲說。

「啊！是君疑兄麼？久違了。昨天我們在茶會上還同桌吃過茶，全沒想到是你！」在他的臉上，掠過一絲輕微的笑容。

「是啊！我疑心是你，但我不敢招呼你，石青兄，你真變得多了。」



「是麼？真是變得多了！」他不勝感慨系之地說，笑容收斂了，一層陰雲又罩上了他的臉。

「在××中學畢業之後一向沒見過面。」

「一向沒見過，已經有十——」他想了一想，「十二年了！」

「時間真快呀！以前的事還很清楚地記得，彷彿在眼前似地。」

「但是人却變得多了，簡直是換了個人身。」他喟了口氣，抬頭望着—碧無際的天空，想在那遼遠的地方，搜索他美麗的過去的回憶。

他們在漫長的大街上一面並肩地緩步走，一面談着，暫時忘記了他們出門的目的，在談話之中，君疑知道他這十多年來的生活變遷的大略：

他原來有一個很好的家，他也曾受過國內最高等的教育。跨出了大學的門，他便在一個遠方省份裏的政府機關裏做了兩年多事。但正在他生活的全盛時期，七七事變爆發了，不久戰火的烈焰便以燎原之勢，蔓延到他服務的所在地。於是他便不得不棄了他所有的一切，隻身返歸故鄉。在回家的路上，他通過許多危險的區域，屢次幾乎走到了死亡的邊緣。但命運

還沒有遺棄他，他終於「平安地」達到了故鄉。但到家不久，故鄉也被捲入了戰渦，於是他又不得不帶着他一家出外逃難去了。在外面過了三個月的困苦生活，他又帶着全家回到自己的家鄉。房屋是被燒掉了，他父親所經營的一所小小的榨油廠也作了戰爭的犧牲。本來多病的父親眼看他一生經營的事業盡廢於一旦，帶着一顆破碎的心死了。遺下來一個老母和兩個弟弟，讓他一個剛滿三十歲的青年來負起他仰事俯育的責任。他是研究政治的，也歡喜弄一點文學。但文學這東西，在時亂世荒之中是不能當飯吃的。政府機關裏他也沒法鑽營進去。由於一種機緣，他踏進了一個女子中學的門，在那裏他認識了姓吳的女同事。兩年的同事生活，一點愛情的萌芽在他們兩人的心裏漸漸滋長起來，終至成熟的地步。但各方面的諍語和攻擊也便隨着集中到他的身上來。迫得他不能不脫離了那學校另謀一條新的出路。而那姓吳的女同事，也因爲受不住人家的冷言冷語而辭了職，回到她離城三十里的家。

「君疑兄！人生真是一條艱苦的路哪！」最後他說，又啣了口氣，君疑看得見有一點淚光在他眼裏閃爍。

靜靜地聽完了他簡短的故事之後，君疑覺得他又要比自己可憐得多了。他有一個父親和

一個愛妻，在冷酷的生活的鋼鞭之下，他還能得到一點溫存，一點安慰。但「老朱」却是一無所有的了。一個破碎的家庭須他維持，一個殘酷的社會對他凝視，他的唯一的財產就只有「一顆天真無邪而美麗的心，但他這唯一的財產也已在人們的嫉妒和仇視之中被剝奪而去了。」

「可憐的人哪！」同情和憐憫的情感在君疑的心中凝成了這末一句話。

「石青！」他不禁親暱地叫起他的名字來了。「你以後打算怎樣呢？」

「我麼？」他停了一會又接着說，「想在商業方面找一條生路，這條路，我明知是很危險的，但我現在只剩了這一條路，不能不去冒一冒險，一切都聽命運的安排！」

在通過城門的時候，他們暫時停止了談話。費了一刻鐘，他們在人叢中擠出去了。

「昨天同你一起吃茶的那兩位是誰？」君疑在喘息暫停之後問，他急乎要知道關於老朱的一切。

「是我的同事，現在已脫離學校了。那瘦個子是教數學的，那矮胖子是體育教員。」

「今天他們沒有一起來麼？」

「他們住在城外，大概已先在那裏了。」

「你看麵粉行市怎樣？」

「也說不定，這裏面黑幕很多，做了一兩盤，如果賺了一點，我打算做別種事業，那太危險了，簡直是賭博！」

「統制的風聲很緊，不會跌價麼？」

「聽說是空頭放的謠言，未必真成事實，總之，這裏面內幕很複雜，外行是做不來的，並且資本也要長，大商家操縱得很利害。」

「你們昨天做進了一千包，不危險麼？」

「全看運氣，能够賺一點也說不定。在這兩三天中，大致還要看漲，你不做一點麼？」

「想是想做一點，但情形不熟，不敢下手，還是看看情勢再說。」

「我們讀書人在這個時世是最苦的了。除了教書之外，竟一樣都做不來；但這年頭兒，教書又是一條絕路！」

「真是一條絕路，但生路在那裏呢？」

老朱搖搖頭，苦笑。「生路？有是有的，但我們沒有勇氣去走！」

君疑明白老朱說的生路是指什麼，他以前也屢次想過了，但他總忘不了他的妻，忘不了他的家，他的顧慮太多，遲疑的性格使他不敢向更偉大，但是更危險的路上看。他只把他的希望祕密地藏在心裏，不敢透露出來。他憤恨現狀，但他沒有勇氣去打破牠。因為他還要在這現狀裏苟延殘喘地生存！

茶會上擠滿了比昨天更多的人，幾乎連插足的地方都沒有，人聲嘈雜得更利害，耳管裏只是轟轟地響，每個人的聲音都沒入在那更大的聲浪裏，幾乎聽不見誰在說話。各人的面部顯着緊張的神情，在東一堆西一堆的人叢裏，有無數的人在提高了喉嚨叫：

「八十五元，一千包賣出！」

「八十四元六，一千五百包賣出！」

「八十四元四，三千包賣出！」

行市逐步跌下去，但仍舊沒有人要買。這叫聲使老朱驚得呆了，只隔了一天，怎麼就這樣狂瀉？昨天還不是漲風很盛的麼？他急忙攆進了人叢，去找他的那兩個朋友，把君疑丟在門口，呆呆地望着裏面攢動的人頭。

「八十四元，一千五百包賣出！」

「八十三元八，一千包賣出！」

那邊又在叫，君疑爲老朱捏一把汗，他知道這個人的運命是決定的了。

五分鐘之後，老朱挽了他兩個朋友從人叢中攢了出來。三個人都是滿頭大汗，那矮胖子的面上像吃醉了酒般紅，把他的肥大的手不住地搖。

「不得了！不得了！怎末辦？怎末辦？統制的消息證實了，據說還要派密探出來，捉投機份子，市價一落千丈，不可收拾，我叫了八十三元八還沒人要！老李，怎末辦呢？老朱，想想辦法！」他望着他兩個驚呆了的朋友，腳在地下蹬。

兩個人儘歎着，互相怨望地看了一眼，不作聲。

「都是爲妳這女人！」小陳捏緊了拳頭，眼裏迸出火星。「要不是爲妳這胖娃娃，誰高興來投什麼機！」他咬一咬牙齒，像要去咬那胖娃娃一口似的。但立刻又溫婉地自言自語，「娃娃！我還是愛妳的！可是這一下子妳的新旗袍却沒有了！」

人堆裏又有人在叫：

「八十三元五……」

「八十三元二，三千包買進！」

老朱跳起來了，臉上顯出堅毅的神情。

「小陳！這是什麼時候？儘在那裏說些馱話？立刻去賣了牠，八十三元二！」

小陳從幻夢裏驚醒過來，隨即攆進入堆裏去了。

「一千包賣出，八十三元二！」那聲音在發抖。

門外跑進來幾個穿黑長衫的人，眼快心靈的人一個個溜了。不久，裏面便發生了一陣混亂，在向左右閃避開來的人隙裏，君疑看見小陳的那隻肥得像要發酵的手上，已加上了一條閃着銀光的鍊子。口裏在殺豬般的叫嚷：「……胖娃娃，妳害了我！妳害了我！」

潮水般的人湧出來，把君疑衝出了門。

明天，君疑便到學校裏去銷了假。

從此，在這個城市裏，他也沒有再碰見老朱。

「也許他已經去走他新的生路了吧？」君疑想。

# 魚 汛

龔持平

天氣不冷不熱，魚汛已經到了，大家在忙着修船，拷網，祭海，這些事了。

就在祭海那天夜裏，冷落的港口頓時熱鬧了起來。天后宮裏的劇台已經打掃過，天后娘娘前面點着十二對大貢燭，鐵鼎裏從早到晚煨着香。在港口，搭着蘆蓆棚，供奉着許多紙糊的神位。同樣是點着貢燭，煨着香。天后宮和蘆蓆棚前面，各點着一盞汽油燈，青色而耀眼的光，照得這麼亮，把海水都照白了。

人擠着，忙碌着。魚行老闆，船老闆和拷布衫褲的船夫擠在一起。這是港口上一年一度的，唯一的節日。

茶館預備開到天明，擱板上的茶壺，茶杯統統放在桌子上，風箱不住地擦拍……擦拍……地響着。一壺壺滾水從爐架上提出來，一隻隻空壺送進去。夥計再也想不到睡了，所以他並不打呵欠，不住地忙着應酬：

「王老闆！今年滿載！」



「張老闆，今年準是好生意！」

「李老大，今年好風！」

從天后宮到茶館。從茶館到港口，這兩段荒路上滿是些露天的爐灶。堤岸給挖掘得像蜂巢。燒着劈柴，架着大鐵鍋，密排着拷網拷蓬的船戶。

陳三老大從港口跑回來，不知從那來的得意，這麼興奮的，到處搭訕着。他用旱烟袋兒敲擊着擱在岸邊朝着天的船底：

「這料子好，這麼咚咚響的！油灰得打韌一點，今年準滿艫！」

地灶邊閃過一個拷布衫褲的，臉兒給火照得通紅，放下了火通，鼓起兩腮看着他。

陳三連忙湊上去：

「唔，你哩！拷什麼？拷篷？這顏色怪鮮滴滴的！……今年請我吃報信魚。」

沒等得對手回答，他早已走近了另一家船戶。

「陳三老大！」

他背過身，發現叫他的人就在背後不遠。一個蘆蓆棚子，船上的甲板擱得桌子這麼高，

船篷、油布、蘆蓆，做了這一隻陸地船的頂和牆壁，好幾個人蹲在旱船上面喝着白乾。

「黃老闆，你倒清高！今年準得請我吃報信魚！」

「那麼先來一碗苦酒！」

在魚汛裏，大家說順利話，尤其是面對着這麼一片空闊的海，那是一個無盡藏的多寶箱啊。港口蘆蓆棚裏的鑼鼓聲，打得這麼起勁，這麼輕快，把每個人的心都敲動了。在這裏，大家鼓足了勇氣，大家滿懷着希望。

喝過了兩口酒的陳三，格外奮興地走進了茶館。這裏都是他的老弟兄，雖則他已經改行了，去年沒有出洋，可是他還在港口上混，見了面還是一家人似的老大長，老大短。

這麼一個光景，把陳三的心意兒弄得滾滾動的。他想，再來這麼一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慣海洋飯的，你就離不掉了海。——祇要不多幾天，整艘的魚進得港來。報信魚進得魚行裏，那就……

「陳三！」

魚行的張老闆打斷了他的思路，笑着向他說：

「你的那兩口網……」

兩口網雖則已經押給了張老闆，可還是他的吃飯傢伙，所以他決沒有忘掉牠們。又是魚汛了，用不到張老闆提醒他，他就盤算在這個上頭。

「我想……」陳三的黝黑的臉上，因為過分的興奮和喝了點子白乾，居然也助長他泛起羞澀的紅暈來。因為兩口網已經押給魚行老闆，從去年起，他早就起了誓，再也不和海去拚命，而把押網的錢做了本，做起販鮮生意來。照去年的規矩，他得把這兩口網由張老闆做主租給船戶去張魚，把租費歸還張老闆作利錢。

可是他今夜突然高興「再來這麼一下」，因之他說了「我想……」兩個字，下文就梗塞着了。

「怎麼？你有主兒哩！」張老闆追問着。

「我說」，酒使陳三鼓起勇氣來說下去：「我是和海混慣了的，我已經混了這麼三十二年了，今年不過四十開頭，在這麼個硬地上倒不慣哩！……」

「着！」張老闆馬上大笑起來：「我說是這麼着。你得到洋裏去，岸上的生意不好混，

這年頭兒。」

於是魚行老闆給他們介紹：

「哪，陳三！你來，這裏！……」

一個江北船戶，一付過分老實的臉，一對血紅的眼睛，沒有開口，就給你一股沖鼻子的大蒜氣味。

「那就順利哩，噲，江北！陳三！你們就合個夥。——你出船，你出網。你們張個滿艤，讓我得個侖錢，就這麼着，我們都是老主顧哩。還有三擔白米，我行裏拿。」

在魚汛的開頭，魚行老闆總是一個最慷慨的人。不論你要什麼東西，他們會得搶着向你說：「我行裏拿。」

事情就這樣說妥了。混了這麼三十二年了了的陳三，今年又得去和海洋拚一下。

祭過海，漁船就絡續地出港了。每到潮漲，港裏滿是金鑼的聲音，魚行裏還備了鑼鼓，在港口上吹打着。港裏滿是旗幟，是三角形的風旗和魚行的標識。船絡續地開走了，港口逐漸冷落起來，剩下的是岸旁邊一個一個泥灶的地洞，一堆堆栲布時流了滿地的紅水漿。

陳三從家裏捧了一罈鹹菜來，這是遠征中唯一靠得住的飯菜。白米已經從魚行裏挑到船上，淡水有的是，把缸兒罈兒早灌滿了，其餘的就是十五塊錢鹽本，搬幾擔碎石細磚壓臟。事情雖則早講妥了，趕魚汛就得加倍忙碌着。

一直到出帆的前一夜，十五塊錢鹽本才由陳三籌了來。一艘三條子的海船，拋洋面本來是慣事，用不到什麼擔心。祇是船舊了些，站在港裏和人家新上塢的比較起來，缺點子威風。可是陳三却一些也沒想到這上頭。因為他有三十二年捉魚經驗，靠着他的耳朵，他睡在艙裏就可以知道船航在什麼海面，魚陣在什麼地方。一個人就是這麼一點運，憑着這一點子能幹，趕上洋面去，祇要兜個三轉，捉個滿臟就不是難事。

船檣上掣起了旗幟，有八尺來長，隨着風在港裏飄揚着，鑼鼓打得這麼響亮，就在開航那天一早，陳三已在甲板上站着了，和港裏別的船比較起來，也有這麼一股威風。

魚行裏送來了一刀肉，兩隻鴨。

港裏同時響起了鑼聲，跳板收起來。陳三坐到船尾平几上去，他向岸上笑着，看船身隨着前面的一艘船尾移出港去。

船雖則舊了些，可是很好駛。江北船老闆，更是一個過分的老實人，和陳三算是老朋友，而且新加進來的三個夥計，又是陳三的人，所以一切都很順利。不到三天工夫，已經在

××港把四擔半鹽上足，鹽照在艙裏放妥。

在一個多霧的三月下旬的早上，船已經站在洋面上了。正是穀雨的後一天，所以漁船已經這麼多，向水面上瞭望出去，滿眼是灰色的點子。可是洋面到底太大了，在港裏密擠着的船兒，在這一點也不覺得多，任你是多少密擠着的港，多少船兒，一齊搬到了這裏，這裏還是這麼空闊地。

陳三伏在艙裏，耳朵貼着船底聽了老半天，爬到船面上來，裝起一袋旱烟，坐在平凡上吸着，憑他的經驗，他知道魚陣離這裏還遠。

霧越下越濃，幾乎變成了細雨，霧點結在他厚實的新袴布衫褲上變了閃閃的細水珠。××山，浮出一段尖角在西南方的水面，山色由紫而淡，終於溶解在乳白色的霧裏而消滅了。浪勻靜地敲擊着船身，船不住地在水面上跳着，週遭的漁船，也逐漸在他的視線中消失了，剩下的，祇有緊拖在他船旁的，別的拖網船上的網綱標幟。

他在船舷上扣去了烟斗裏的烟灰，重新裝上了滿滿的一袋，他滿意地向正在整理網網的伙伴大聲說：

「噲，好天氣呀！」

伙伴們抬起頭來，抹着臉上的水珠，向四面看着，大家表示滿意了。

於是拖網掛到檣上去，四五個人合夥用力拉着繩，把網逐漸拖上去，四五個人一齊喚着有節奏的「杭育」聲，打破了空闊的海面上的沉寂。

飯後霧散了，顯出一片蔚藍的天，頭頂上浮着幾片淡薄的白雲。世界給霧洗得這麼乾淨的。西南角上的山重新映入了眼簾，週遭的漁船又重新顯現了起來。海水像濃綠色的玻璃，在太陽下面閃着光。浪拍在船舷上，好像拍碎無數玻璃器物，發出清脆的聲音，激起雪白的浪花。

接着霧散以後來的，是一陣東南風，三月下旬的春東南風，尤其是從水面上飄來，風裏有着些濕氣，吹得人懶懶的。幸虧是風挾來的浪，把船兒拋得格外高，沒有給船夫睡覺的機會，大家忙着船面上的一些事。

有了三十二年經驗的陳三，興奮得不停嘴吸着烟，講着：

「這年頭兒真是少有的。憑我這麼三十二年，這樣的年成兒就難得有這麼五六年。……一陣霧，緊追上一陣東南風，這是再發魚沒有。」

雖則他們都還不會看見過一尾魚，聽見有過魚陣來，但都深信不疑着。因為陳三老大有三十二年的經驗。何況海是個漁人的多寶箱。多少年代，多多少少的漁戶，都從這裏撈出生活來的。其次，就是浮現在各個人心頭的命運。

是的——命運——這在這些和海拚着一生的人的心頭，這比什麼都有份量。

太陽照在東北天，晒紅了陳三左邊的臉，他跑去幫忙伙計拉篷。江北蹲在舵樓上，緊緊地捏着舵。假着一陣東南風，拔足了篷，船傾側着向東北方衝過去。

船駛過了無數排網的網網，漁船漸漸疏落了，海面就愈加顯得空闊，西南角上的山尖，已經落在他們的背後，而且更小了。

陳三站到船頭去，他相着水路。浪從東南方打過來，猛烈地衝撞着船的右舷，水的急流從對北衝過來，在船的左邊頂着，因之船很難向前，而且頑固地搖擺着。



「得啦！得啦！……扣緊一把！」陳三大聲喊着，聲音立刻吞咽在海風裏。

從他的姿勢中看出了他的話，江北連忙站了起來，扣緊舵，帶住了篷索。

夥計們忙亂着，解開纜頭，把篷落下了一大半。於是船着力地向左傾側了一下，連忙又恢復了平整，船頭就轉了向——對準了正北。

篷又落了兩扇，讓船尾上一扇小篷掛了一半，船頭上下了錨。於是船漸漸停下了。僅僅稍微還在向前移動。

夥計連忙到舵樓去，把舢舨拖過來，兩個夥計跳進舢舨，把網綱引開去。

舢舨在水面上像沸水裏煮豉一樣，浪打過來把牠抬得很高，一會又落得很低。一個夥計搖着櫓，一個夥計拖住了網綱，從大船的左舷兜過船尾向着右舷去。

船上忙着輾轉的聲音，繩索的聲音，夥計嘴裏吆喝的聲音，海水拍着船底，水花濺出有丈把高，人像喝醉了似的搖擺着，興奮着，耳朵裏盡是洪龍，劈拍地響着。海的深藍色的平面，一回兒升高去，高出他們的頭頂，人像鑽入了無底的深淵；一回兒又低下去，落在他們的脚下，人像爬上了高山。

網就密密地兜住了船身，放入了海裏。

太陽已經落向西天，西北海面上照得紅紅的，西北天的雲帶有些橙色，山消滅在耀眼的日光中。抬起頭望着前面，再回頭看着後面，會發現漁船整齊地排着隊。這隊伍從北面水天的交界處一直延長到西南面的水天交界處。

在西面，是疏落地點綴着放排網的漁船，網網上浮起的標旗，在閃亮的浪尖上拋着，舢舨在浮標旁邊兜着圈。水鳥永遠是擺着一付閒適的態度，在船與船間的空闊的海面上來回。是個熱鬧的水面。陳三看着這景象已經有三十二年了，他看得這麼慣熟，這麼親切。這裏沒有硬地上的繁囂與污濁，也沒有一般人所想像的荒涼與可怕。

陳三看着排網船上放出來的舢舨收着排網，測量着自己的船身浮向前去的速度，一切都使他滿意了，他就鑽入了船艙去。江北呆呆地坐在舵樓上出神，夥計們在準備晚餐。

陳三舒齊地躺在艙底裏，耳朵緊貼着船底，旱煙袋不停地啣在口內，吸着烟。還有幾個夥計蹲在甲板上，面對着陳三，他們是等候着陳三的命令。

「張魚就靠這麼一對耳朵！」陳三聽了一回，抬起頭來和夥計說一回閒話。「本領也就

在這一對耳朵上。不過這是教不來，學不來的，這就叫做經驗。我陳三不吹牛，你挖了我的眼睛，我祇要留得這一對耳朵，那就行。……」

他又把耳朵緊貼着船底聽了起來。

夥計們屏息地看着他，讓他可以靜心地聽。夥計們都知道陳三不吹牛，誰都知道他有過三十二年經驗，海上的事情他都知道。而且誰都知道，捉魚就要緊在聽。老大的本領就在能夠知道魚陣在那邊，魚從那裏來，船得向那一邊兜上去；什麼時候該得起網，網起得早了，魚還沒有進得網口，起得太晚了，大陣魚會把你網塞得滿滿。到網真的塞滿了，你就休想把網起出來。你捨不得這口網和大陣魚，你準得把船拖翻了；結果祇有把網割掉，魚沒張到，反而丟掉了一口網。

「聽魚陣！」陳三又抬起頭來說：「那還算不了什麼。吃這一口飯的人誰都懂得。聽水要聽個澈底。就在深更半夜，三天不會爬上艙面，躲在艙底裏，我就會靠這兩隻耳朵知道船在那裏。」

「得啦！水到處一樣！」

這一下却引起了一個江北夥計的反抗。他雖則年紀輕了點，可是他在這一條船上，也已有八年經驗，就是張魚難得來。他走慣的是北洋——營口，牛莊，烟台，青島……他也是成年漂在洋面上的，他成年在聽着水，看着水。在過去，在現在，在未來，都是和水在拚着。

可是陳三並不服輸給他。因為他有他的經驗，他有他的根據。他的回答是：

「我告訴你，小夥子！譬如在港裏，你聽罷，水在船底下走過，聲音就是嘩……嘩……

嘩……的，沒有一點勁兒。在這裏，在洋面上，那就不同啦，你聽！」他故意把耳朵貼近船底聽了一下，然後繼續說下去：「那聲音真不同啦，是淙淙……洪淙……劈拍……那聲音真不同啦。至於內海，那就……」

「得啦！到處一樣。南洋還不是和北洋一樣嗎？南頭的港還不是和北頭的港一樣嗎？」

「不，不！我陳三，北面也會到過營口，大連，南面也會到過汕頭，廈門。我告訴你，水就不一樣。譬如這裏，船祇要再靠攏一點，到那邊，那個大洋山口裏，你就會懂得哩！那山嘴兒突出在海裏，水從北面瀉過來，正巧碰在山嘴上，然而，東邊一路水又給山嶼碰回了頭，那你聽罷，就不同哩。小夥子，這就叫經驗！」

那個江北夥計並不會和他再辯論下去，但他也不舒服，在他臉上泛起一付不自然的笑容來結束了這一次的爭論。

魚陣終於沒有來，一直到很久很久。

太陽很快地在移動，牠已經離水天相接處不遠了，水面變了淡青色，西邊的海面全發着耀目的閃光，海水映着天際的雲，一帶紫色，一帶橙黃，一帶又是不能逼視的金光。海面也平靜了許多，船沒有剛才一樣擺動得厲害。晚餐已經預備舒齊，再不吃晚飯，天就要黑下來了。

吃晚飯的時候，陳三從艙裏爬出來，到了甲板上。

海面全變了樣。太陽大半個躲在雲裏，光從山尖上射過來。排網船上的排網都已經收好，舢舨都已攏了大船。四下裏，晚炊的青烟，在海面上盪漾着。海水像魚鱗似的閃着金光。海面對於他們是這麼親切，這麼熱鬧。海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那麼荒涼，那麼可怖。海和陸地一樣，這裏是海的村。

在夜裏，海又另換了一付面目。海水是鐵藍色的，深沉到幾等於墨黑。海和天一樣地深

藍，一樣地黑暗。星星閃爍在天際，漁火閃爍在水面。星星和漁火在墨黑的暗夜閃着同樣的金黃色的光。分不清天和海，分不清星和燈光。海水激打着船舷，拍撻地發着大聲。船在隨着浪起伏，漁火和星星一樣地在抖動，在旋轉。

是美麗的夜。

江北和陳三對坐着，夥計們圍着他們。一切都已經預備好了。艙裏的泥塊和石子把一部份丟入了海裏，把一個艙出清了，祇等魚網吊起，成擔成擔的魚和着鹽堆進去。

「人家早就起了網啦！我看見……」

江北有些不耐煩了。但這却怪不得誰。誰能阻住魚陣不向你船邊來，又有誰能下水去把魚陣拖得來。張魚就是這麼一股運。饒你就在靠近，人家滿臟了，你會連魚樣兒也看不見。

陳三肚子裏明知道，江北的肚裏也明白，祇是人家起網了，等着有些焦愁。因為給江北催急了，陳三反坦然起來。他說：

「別急啦！魚陣兒來起來，不會先來關照你的。總有這麼手忙腳亂，連網也來不及起的時候哩！——你看，這樣好的天氣，半天霧，半天東南風。」

接着，陳三講起故事來。是關於海的浪漫故事。這在空闊的海面上講着時，會增加牠的浪漫和恐怖。爲着故事，他們消磨了整個黃昏。

五天以後，他們的下飯菜裏有了新鮮的小黃魚，船上增加了一股難聞的腥味，甲板上白膩膩的，是洗不乾淨的魚腥味和魚鱗。早上起來，網濕漉漉地吊在船檣上，滴着腥臭的水滴。甲板上祇有船尾尙留着一方比較可以起坐的地方，鹽散亂地堆在桅基邊。

三個空空的魚艙，已經塞滿了兩艙，是塞得這樣結實而且滿滿的。江北已經不再焦急了，他靜靜地喝着他剩得不多的白乾兒，成天靜靜地守着他的舵樓。他的眼睛又變成了鮮紅的，面上永遠浮泛着過分老實的笑。

這一天，霧下得更濃密，更長遠了。從早上起一直到太陽下山，霧不會散開過。

大霧不開總有雨——天氣是要變了，這在船夫都很有經驗，所以大家都已在戒備着了。一天氣要變了！要變了！——

江北在吃過晚餐後，帶有些微的酒意，又在焦急地來回念着了。陳三忙着在收網，把網從海裏收起來，吊到桅杆去。夥計在洗船面。

海面上突然悶熱起來，風轉了東北向。

夜風吹散了霧，現出鐵青色的海面，鐵青色的天。海面上閃爍着漁火，東南天閃爍着星光。

風越吹越大，風越大，越覺得悶熱。廣大的洋面好像一隻大水鍋，熱氣從水面襲來，幾乎令人窒息。

船頑固地擺動起來，拋得很高，落得很低。漁火和星星混成了一片，點點的金色的光亮在海裏，在天上，在四週圍不住地拋上落下，不住地在身邊轉動，看不清楚那是星星，那是漁火。

西南天閃起電光來。在電光的閃爍中，照見了海，照見了天，照見西南天層層堆疊的雲陣。

「這一場暴雨可不小！」

江北鎮靜地看着天說了這一句，傻笑還不時地浮現在他的面上。

「來啦！可真不小！幸虧是西南陣。」



西南角上來的陣雨，來勢兇，可是慢得很，這是船戶誰都懂得的。

於是，篷又拉上來，拉到一半，江北走到船尾去緊捏住舵，船向着西北方衝過去。海面上的漁火都浮動了起來。在他們的前面，後面，左面，右面，好像無數天際的流星似的，這麼密密地向同一方向瀉過來。

果然，暴風雨臨近了！

電閃格外亮而且密，在天際拖成長長的一線，雷聲也聽見了。在電閃的一耀中，看到雲密密地堆疊着，一層層地，拖延到無限長無限闊，在西南角上天與水的交接處，分外地濃黑，似乎這底下有無盡的風雨正向上湧過來。

風更尖銳地襲來了。

海像被天上的騷亂驚擾着，浪從西北角上急劇地湧來。被電閃照着，海面顯得愈加廣闊，愈加可怕。無數銀白色的浪尖，像峯巒似地在一掃的電光下豎立起來。

雷在吼，海在嘯！

好像被抑鬱着已經多少年了，的舊憤，一時候從深沉的海底裏沖上水面，海水是瘋狂了，

帶着無盡的痛苦和憤怒在海面上馳騁。浪不絕地衝過來，一排一排的。

無數漁火，一時落入了浪的深谷，一時又升上了浪峯的尖端。

費了很大的努力，陳三他們把篷全落下了。舵樓上擠着四個人，拚命攀住了舵。全船上八個人，一齊站在艙面上。他們都像站在戰線上的勇士，他們跟發憤的天發憤的海作爭鬥。

他們誰都找不到誰的下落，叫喊的聲音雖在小小的同一船面上也不再能聽得見。他們每個人抓住了船上的什麼固着的東西，一失手定會滾入了海去。

船，一刻兒升上浪的頂尖，一刻兒又落入浪的深谷！

船夫們都咬緊着牙，在無盡的黑暗中漂流。

接着是雨，是傾盆的雨。船上沒有一點遮蓋，沒有一盞燈。天上已再沒有星了，海面上也不再見有漁火，電光也疏落而短促了。

雷還在吼，海還在嘯。

早晨，太陽重又照臨到深藍色的海面。

疏落的雲，零亂地在高空浮着。海平靜了，輕輕地，緩緩地起伏着，被早晨的陽光映出一層紅暈。它似乎正在害羞它昨夜的瘋狂。

一切都依舊，是平靜的海，疏落的漁船。

山，那西南角上的山尖，已經更小，更淡，幾乎看不清楚了。

陳三他們馬上發現自己的船經過了一夜的漂流，已經移動了很多的位置。

船夫們的衣衫都已透濕，船上更滿是濕漉漉的網。面上幾乎不剩一點東西。還有差不多一擔鹽已經完全捲入了海裏。

走進船艙去，艙底裏鋪着半尺深的水，東西雜亂地滾了一地。這些都是頗費收拾的事。所幸人沒有漂失，航船應用的器物都在。兩艙魚，這麼滿滿的，把它勻開派作三艙，也不算淺，而且還剩着那空艙是個船尾的小艙。至於其餘一切，那就是「運」！

說到運，那就一切在內了。張滿兩艙魚，那是運；人沒有漂失，那是運；沒有張足三艙，碰到大風浪，這一切都是運。運，本來是有好有壞的。

就在船上略略整理了一下，爲着使船載重平均，也得把兩艙魚分作三艙。尤其是進港的

時候，人家問起來：

「運氣好？」

「托福，滿艫啦！」

有了三艫魚，就可說滿艫了，這就有了威風！

事情就這樣整理好了。於是掛起篷，扣緊舵，船頭對準西南角進港去。

進港去，至少還得四天路程。在這四天中，陳三和江北盤算着。

三艫魚，毛村村總有三十擔。經過一次風浪，今年魚難張，到港裏假使說趕得頭艫魚，一定貴，每籌魚十二斤，這是去年的價錢，三十担魚也得換二百五十張籌票，除開行佣，一張籌票兌八元錢，也得二千五百元大洋。再有捐項，開銷！雖則剩不多，這筆子生意還做得。而且賣得巧，趕得快的話，馬上再出來趕二汛。

江北又整天浮着傻笑，整天守着他的舵樓。他在村，和陳三對半分，這一汛準得賺千把塊大洋。

船進得裏海，岸隱約地望得見了，船夫們一齊興奮起來，一齊站在船面上，他們四下裏

望着，近處沒有漁船，一艘也沒有，趕頭賊還有希望。

近了，又是一番景象。

掛着紅旗綠旗的接鮮船，鹽哨船，海關的巡船……一並排的泊在前面。

「到啦！」

船夫們心頭誰都浮着歡欣。他們是和海洋惡戰了一場回來，他們是凱旋了。

接鮮船馬上迎頭趕上來，放着鞭炮，把海面吵得熱鬧起來。陳三和江北站了起來，高興得幾乎發瘋，他們高聲喚着：

「大有行！」

「張大有行！」

接鮮船像蠅見了臭鹹魚，四下裏兜過來，四下裏把他們包圍起來。雞，鴨，肉，燒餅，糕，碧綠的青菜，從接鮮船上搬到大船裏來。一些陸上的珍饈，使得漂流在海裏已經十多天的船夫們眼饞饞的發怔。江北祇在傻笑，不住提着他大褲腳管的袴布褲咽饞。

「大有行呀！張大有行呀！夥計？」陳三比較得有經驗，他推辭了其他的接鮮船，接受

了大有行的禮物，就在船尾上掛起了從接鮮船上送過來的鮮旗，——是一方三角形的大紅旗，上面三個白字：「張大有」。

酒也有了，烟也有了，江北忙着去找酒喝，他似乎再想不到管什麼了。然而麻煩還沒有過去，接鮮船去了，接着來的是鹽哨船。

哨船都是些快艇，船身雖則小，拔足了篷，任你好駛的船，他準得把你追趕上。陳三看見鹽哨追上來，心裏早就擔着憂。他知道給哨船追一轉，定得多一層麻煩，於是便自動把篷落下來，落得這麼低。然而哨兵們並不原諒他，在追在他們船尾時喊着：

「停，停！媽啦，你逃！」

陳三沒有向他們辯白，灰色制服的哨兵已經跳上了大船。

「鹽照！」

陳三連忙鑽進艙裏去，把買鹽時候領來的那張鹽照交給檢查員。

鹽照上開明着四担半鹽，納足鹽稅，任你到什麼地方，陳三他們沒有做錯了什麼。

「你開艙，我得驗魚！」

夥計們把艙打開來，讓鹽哨們估計着。這些都是照例的手續。於是鹽哨們坐下來，接鮮船上來的現成的香烟，現成的糕餅，大家坐攏來開談判。

「這麼淺淺的三艙魚，我估計你用三担鹽。」這是鹽哨的意見。

「天哪！」陳三說：「三艙魚用三担鹽早就臭啦！」

「大家心裏有數。還有担半鹽，你銷在那裏？」

陳三起先不想說出有担把鹽丟在海裏，因為這樣一來反多了麻煩。而且，在鹽哨們看起來，漁船上的鹽總有毛病的。他可以任便說你鹽多了，在什麼地方銷掉了，或則說你鹽少了，你在什麼地方進了私鹽。橫豎鹽早就拌入了魚裏，誰也估不出確實斤兩。鹽哨們就這樣每年穩拿着「外快」。可是江北太老實了。他的慣會傻笑的臉突然正經起來：

「風浪啦！您知道，就在前幾天那陣暴風雨裏，有這麼担把鹽一齊倒入了洋裏！……」

「那就是了！鹽就瞞不過我們眼。」鹽哨們狡猾地笑了。一方面誇示他們的能幹，一方面欣幸他們意外的收穫。於是，鹽照就裝入了他們的衣袋裏。

「怎麼？」陳三着急了起來。收了鹽照，那就等於扣了魚。

「我告訴你，把鹽向海裏丟，沒有這麼個傻事。私銷了一担鹽，當然還不止這點兒。這是你們承認了的！」這又是鹽哨的意見。

江北這才着了急，和鹽哨爭論着。喝了點子酒的血紅的眼睛，紅得格外厲害了。

「到行裏去說。就到張大有行裏說罷！」

爭論的結果，到行裏去說，這已經是最大限度了。鹽哨沒有堅持，「跟我走！」這已經給了大有行十足的面子。

然而，據陳三的經驗，一筆意外的開銷，又在這三淺艙的魚裏估進了。

船進了港。

還是舊時的港。潮退後，船底擱在泥底上，港岸上滿是蘆葦和草叢。岸上還留着露天灶的窟洞，淺岸上倒着破船。三月下旬的太陽，和暖地照臨着他們。乘着潮水，陳三和江北小心地把船一直駛進去。船上打着纜，桅上掛着旗。「滿臟！」這是多麼威風的事。鮮船都讓開去，岸上和走近的船戶都向他們道着賀。江北的臉上，又浮滿了傻笑。



船剛攏好，還沒等得跳板放平穩，頭批跳上來的是小販。油條，大餅，脆餅……什麼都有。一手提的是貨，一手提的是空籃。船夫身上不帶錢，海洋裏祇網魚沒網得鈔票。小販們的交易就有了花樣。他們對於船戶的交易是以貨易貨，因之小販們還可得兩層賺錢的機會。

攏好船以後，第一件事情就是送報信魚。打開頭艙，揀大大的，裝上兩大籃。江北搭一個夥計挑着兩大籃送魚行，陳三搭一個夥計，挑着兩大籃得先回家裏。至於「海洋裏怎樣」——誰家的船見麼？」這些可讓夥計們去應酬。江北祇是傻笑着。陳三不住地點着頭向招呼他的人回答着：「滿艙」！「三大艙」！

這些事情完畢以後，他們就成了張大有魚行裏的主兒。船暫時成了魚行的船，人暫時成了魚行的人。吃魚行的飯，用魚行的錢。上茶館去，酒館去，儘管吃了不付賬，祇要臨走時說一聲大有行。

出港不會趕得先，回來却趕了第二艘，而且「滿艙」，陳三還有這麼一股勁，這麼一點威風。當夜，大有行張老闆請接風酒。——名義上是接風酒，其實是講價錢，這是老規矩。

厚實的一大碗四方肉，一隻全鴨，作爲酒席的正本。江北拚命灌着酒，陳三灌着恭維

話，大家都很满意，大家都嘻開了口。鹽哨船已在幾個鐘頭前在張老闆前接洽好，他們——鹽哨和魚行老闆——一切事情都好商量，大家得幫點子忙。魚行沒有生意，饒你接鮮船等在外口，漁船會向別家行裏送。魚行就不得不靠鹽哨幫忙。祇要把你鹽照送到那家行裏，漁船就不怕不自己來投那家魚行。喝了幾口酒，談話就落了正本。

「今年年成兒真尷尬！……」張老闆第一句先皺了皺眉。做生意先說這句話，猶似行船先扯篷。篷扯得足，船行得快。生意上有了這句話擋陣，其他包你順利。

「論到斤兩，」張老闆接着報告行市：「金元順已經開過秤。這是大家知道的。三艙魚，整整賣了二天，十四斤！」

接着，他又報告年成兒。市面蕭條，吃鹹魚的改吃了鹹瓜。籌票上又加貼了印花，額外還有什麼捐項。行裏還得加了營業稅，什麼水災捐。至於什麼稅警等類，又是照例的一筆開銷。當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魚上來的捐，魚上來的稅，當然要一起在魚上加。至於老闆請了鹽哨來扣鹽照，拖漁船的話，老闆的解釋是：「弟兄們面上都是省不掉，否則你們在鹽上出了事情，行裏就難辦哩！」

江北看着陳三，陳三對着行裏向外掛着的一幅財神，他們並不會靜聽老闆的扯長論短，他們在從十四斤上估計。

三十担魚，十四斤算，除頭割腳賣二百十張票。八塊錢一張，不滿一千七百元。

接着，問題轉到鹽照上。

張老闆陳述鹽哨的意見。擔半鹽，不是小事，照定章，得罰五百元。他又訴說起罰錢的例子。江北跳了起來，大吼着。他陳述暴風雨，丟了鹽，這是實情。

「但是你的確少了鹽，這是實情。你沒有鹽照。你的魚得讓他腐臭了，你就不能開槍賣，你待怎！」這是張老闆自己的意見。

「我賭咒！……」江北愈加發急了。

「賭咒，你得和海去賭。我告訴你，江北！這裏都講理，發氣是沒有用的。」張老闆的話鋒雖是這麼尖利，可是態度還是和顏悅色的。但是江北却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直對着張老闆發着氣。

「可是，鹽的確是丟在海裏呀！」

「丟在海裏誰知道呢？」

「上有天，下有地！在洋裏碰到風浪，誰都知道！」

「誰都知道，可有憑證？」

「憑證……天哪！」江北沒話可說了。

「可不是，」張老闆變得親切地向江北說，又不住地向着陳三凝視：「這就叫沒法的事。鹽丟在海裏，這當然是實情，至少我張某就不會懷疑你們販私鹽。可是少了鹽，這又是實情。你知道，國家的法典就不留情。」

兩個「實情」使江北吟味了半天，他比較得折服了。

「可是事情總得了！」張老闆覺得有機可乘地進攻上去了。江北不開口了，任你們談到那裏。因為祇有不開口才是江北抑止他自己火氣的唯一方法。

事情就輪到陳三身上。在陳三，他覺得自己說話要比江北老練。在張老闆覺得陳三比江北講理。

由於陳三的拜托，張老闆答應給他們說項。雖則張老闆早就和鹽哨講得合攏。所以張老

闊的結語也頗有了把握。

「事情總可以了，放心，就在我張某身上。我張某一句話，天大的事情都了。難道爲了這點子小事，明天不開艙不成！鹽照收不回，我張某也落面子。」

「可是……」

「算了！」張老闆連忙阻住江北的話：「別多說！羊毛出在羊身上。海裏闖下的禍，就看作在海上，譬如少張這麼一網魚，鹽哨的釐頭就放在魚票上扣！」

一切事情，就這樣講定當了。

第二天一早，魚行裏已經開始寫票，每籌魚十元另六角，這是鐵價，多年來沒有漲落了。十元算是魚費。其外是捐項和印花。拿票到船上秤魚。魚價的漲落就在斤兩裏。船上拿了票到行裏兌錢，魚行的佣金，就在折扣上。

行裏派了把秤先生到船上秤魚，陳三和江北蹲在船上收票監秤。

第一天很順利，魚票收到一大堆，至少得九十籌。江北又高興起來，自己幫着打水進艙裏去。——魚少了，打水進去，魚便浮上來。

第二天下雨，魚的銷路少，魚價跌到十五斤。

第三天，漁船絡繹到了，天還不放晴，艙裏已經打了水，不快出清就得發臭。江北不傻笑了，魚價跌到十六斤十七斤。

結果，點驗籌票，沒有出江北和陳三的估計，魚跌了價，還收到二百十五籌籌票。

每籌兌洋八元，除去鹽哨的贖照費每籌一元，實得一千五百元。船老闆和伙計四六拆，伙計得了六百元，餘下九百元，除去一擔白米的米錢，陳三和江北對分。陳三還得除下一百五十元鹽錢，押網的利錢，他實得還不到三十塊錢。——這是他和海拚命的結果。

張老闆碰到陳三說：

「怎麼哩，陳三？趕二汛哩！」

陳三低着頭不響。他正在想：

「難道不去趕二汛不成，一年的生活又那裏來。海又不是永遠那麼怕人的。假使海水還是平靜的話，海面上早就造了洋房，走了汽車，海就不是陳三和江北的地方了！」

陳三回答了張老闆一陣苦笑，趕進了港口的一家小酒肆。

# 牛的故事

林 鳥

榮官牽了這年輕強壯的水牯牛，跟在這牛販子的一夥兒裏，已經五個整天了。雖然身體感覺到十分疲乏，但心中充滿了愉快，興奮，常常回過頭去，含着微笑，對牽在手中的少壯的牯牛看一眼。真的，這五天來，他對這生物的被厚眼皮包牢的圓睜着的眼睛，和一個潤濕的鼻子，差不多已投落了千萬次的溫柔的注視，像一個都市的少年，用多情的眼色，愛撫着自己的情人似的。

現在對面山坳裏的塔尖，已經隱約的在夕陽的餘暉裏顯露出來，那塔的下面微微的傾斜下去的山坡上，就是自己的村，榮官如釋重負的吐了一口氣：「現在可以算是到家了。」

五天的跋涉，雖然路程不過幾百里，可是每天從東方剛有些透亮，就開始趕路，那閃耀的曉星，還在在中天睜眼似的搖晃着。直到太陽西斜，薄暮的紅紫變幻的雲彩裏透出了黃昏星，才在這些因爲受了戰事影響更顯得荒涼的村落裏找個宿頭。穿過了長滿野草的狹仄的山

徑，穿過了青青的秀了的麥隴，穿過了破舊得將要傾圮的板橋，穿過了零落凋殘的村舍。遇到過袖着短鎗的好漢，也遇到過成羣的潰兵，也遇到把關的英雄，他一路上像朝山進香的善男信女隨處焚化紙錠一般，跟着這些走慣了的牛販子，化用着鈔票，向這些紅眉毛，綠眼睛的老爺子們買路。雖受了無數的驚嚇，但現在已到家邊，心上該要多麼興慰呢！

他輕輕的咳了一聲嗽，把空了的一只手，撈起了布衫的前襟，揩了揩面上的汗珠，打破好半天的路上的岑寂，開始說話了。

「秦辣子，到了家邊啦，總不會再有什麼捐了吧？」厚厚的嘴唇邊，重重的吐出來的帶着自慰的話語，正像他那古銅色的臉子一樣滯重渾厚。

「總不至再有什麼了吧？但在這個年頭兒是也很難說。」秦辣子是比他大了有十餘歲，做了一世的牛販子，爲了生活，就是路上再難走些，一年還得走不少次數。臉上所以刻滿了風霜和世故的線條。

「我想不會有什麼了！」另一個牛販子說：「榮官，你那頭牯牛，雖然小了一些，挺強壯的，你看，走了這麼幾天，還是那麼有力的踏着步子。」



榮官得意地笑出來了。那長得很笨拙的眉毛，和一個朝天的鼻子，幾乎擠到一塊去了。

「還是你們給我揀選得好，要不是有你們，這頭牛還到不了家。我真不知怎樣謝你們才好哪！」那是一個農民所特有的真心誠意的感激話。

「今年蒔秧酒，不要少了我們。」

「那是一定的，一定請你們來喝一杯。並且要請你們大家來看看這頭小牛的生活。」

這時，他的心中不住的笑著。他想：有了這頭牛，再不會像去年夏天一樣吃苦了。種田是苦的，到了夏天稻田裏弄水更苦。去年的夏天，又是熱，又是旱，爲了屎水，從早到晚，整天整夜的苦着雙腳，在車上踏着，踏着，熱得把不住車槓，暈倒在地下，醒過來還是要踏，他的父親，他的妻子，他自己，在那時，誰不像害大病似的弄到癱軟無力。那是多麼苦惱勞碌的生活喲！今年有了這頭牛，就像得了個救星，他們可以折一枝柳條，拿在手裏做鞭子，自己儘可以斜倚在圓圓的水車架子上，在咿唔咿唔的聲音裏打個瞌睡，任着牛躑躅的繞着一個又一個圓圓的圈兒。上面搭蓋着自己編織的涼棚，風輕輕的吹着，醒來時打個響亮的口哨，呵斥着這代替自己勞動的牛，這生活不像神仙似的快活麼？

旭紅的太陽，像被鹽醃久了的蛋黃，漸漸收斂了白熱的光，掉在山背後去了。山的周圍慢慢的騰起了白茫茫的暮靄。晚春的夜風，從深谷裏吹過來，這時，走在一片青葱的山邊的麥隴裏，不覺有些涼意了。也許因為年頭兒不安靜，種田人都很早就回去，一路上再也見不到一些人跡，可是塔就在眼前了，轉過山坳不就是自己的村子麼？在這樣荒山裏，他不覺有些慄慄危懼，他又自慰似的喊着那牽着牛走在前面的秦辣子：「今天到家怕要斷暗了。」

秦辣子還沒來得及回答他的話，忽然那古時爲了鎮壓村裏的風水而建立的石塔裏，「砰」的鳴了一聲槍，在山谷裏震響着，驚起了宿在樹叢裏的野鷹，在巨靈神般蹲踞在山坡上的塔後，跳出來三個漢子，在蒼茫的暮色中看過去似乎都很矯健年輕。

榮官的雙腳不禁顛顛的有些躊躇地不敢走向前了，但前面的人，還是在走着，後面的強健的牛，也使他停不住腳。漸漸走近的時候，他可以看出那三個人都是站在路上，似乎在等候他們。這時，他的心裏雖然有些驚恐，但一想到這幾天路上遇到這樣的情形，也不知多少次了，有的問了一下便放他們過去，有的把槍指着他們的胸口，向他們討票子，算什麼呢！

「啊！是你們！這麼晚在這裏發優。」秦辣子已經看清了這些人是誰了。

「哦，倏佬，你倒走得快，又回來了。」那個銅盆帽蓋在眉毛上，雙手又在腰裏的漢子，和秦辣子打着招呼。

「秦辣子，你這次帶回了幾條牛？」另一個手裏倒攪着烏油油亮晶晶的鷄大腿的傢伙的麻臉，張着大喉嚨問他。

「三條牛，還有那小水牯，是榮官買的。」

「發財生活喲！帶得些什麼送給老頭子？」

「在這樣年頭兒走路還好帶什麼，差不多有時要脫去了褲子檢查呢！」

秦辣子和他們嚇嚇的笑着，敷衍着，忽然那麻臉的漢子，把手中的木殼，對榮官一指：「喂，那天我到你們家來收捐，你嘆苦嘆窮，如今買牛那裏來的錢？嚇嚇……看那頭牯牛，不值二千元邊麼？」

他正呆立着聽他們講話，被那麻臉這樣一問，真嚇得一跳，古銅的臉上，紫裏透紅，不知道怎樣回答着才好，呆看着那手中攪着的傢伙，怕牠會直指到胸口上來。

「別嚇唬人啦！他也是替別人買的。」

「入你的老媽，秦辣子，你倒會替人說好話。」

「老滿，不是那麼講，好馬不吃家邊草，就是他自己買的，你又把他怎樣？」

秦辣子笑着，那叫「老滿」的人也笑着，麻臉也笑着。那背着老毛瑟的人還直挺挺的立在路邊，他們二人都走上來和他們牽了牛的這一羣人玩笑着，用豔羨的眼色來撫摩着這些強壯的生物。

這三個「神道」，榮官都認識的，他們全是苟隊長的徒弟，和秦辣子是同產弟兄，那個叫老滿的爲了收捐，曾打了他一記耳光，所以他頂認得出，他們都隨着苟隊長，換了幾次制服，不知變了多少次花樣，但還是蟠踞在這裏，還是照樣的收捐，賭錢，嫖人家的老婆，他想今天要不是有秦辣子，真又要拋冤枉錢了。

走到村裏，心頭還是突突的跳着，等看見了家裏板門縫中透出的燈光，才將一顆跳盪不安的心放下了。

他們一家看見他回來了，都高興得像掘得了黃金，他自己也興奮得把路上受到的驚恐全忘却了。他們都很高興的用菜油燈照着看那新買來的牯牛，那樣熱烈的情緒，使村上的許

多鄰人，都擠上來問長問短，一些孩子們也在人羣裏鑽來鑽去忙個不歇，連幾只狗子也發瘋似的跳躍着，吠叫着，這時的榮官，真像凱旋的勇士般興奮得連疲倦也不覺得了。

「唔，這條牛很好，今年已經能够做生活了。」榮官的爸輕輕的撫着那牯牛的頸項，像年輕時愛撫幼小的榮官一樣，因為他藏了十幾年的幾十塊花邊，本來預備做棺材本的，現在也化在這頭牛的身上了。

「有了這頭牛，今年就不用吃上年那樣的苦了。」榮官的媽，感動得流出眼淚來了。她起早遲眠地紡紗織布積蓄了想給榮官的妹妹做嫁妝的錢，也都交給榮官去買牛的。

「真的，我也昏頭了，飯也不弄給你吃了。」榮官的妻對他笑着忙離開了這人羣，去弄飯給榮官吃。

這晚上，榮官吃着珍珠米飯，覺得特別的香甜，家裏的白米，都爲了買牛糶去了。

這晚上，他們家睡得很遲，談着牛，談着在路上所遇到的驚恐，他們都很興奮，在這一晚，他們可算是這村上最快活的一家了。榮官的妻用最可愛的温情安慰着他，榮官的爸爸，臨睡還到這空了好久現在已經安置了這頭小牯牛的牛棚裏，仔細地看視一下，關閉了柵門。

第二天，榮官還睡在夢中，老爸照向來的習慣，天明就起床了。吸了幾筒旱煙，就走到牛欄裏，想把那牛牽出去吃草，忽然看見牛欄的門倒在地下，牛欄空着，裏面關着的牛不見了。

「牛呢？牛那裏去了？」

晴天一個霹靂，那老人失神地只是乾嚷着。

「榮官，快起來！榮官，牛不見了！」

他從床上直跳起來，衣衫也來不及披，趕到後面看見牛欄敞開着，昨晚好好地關在那裏的牛沒有了，牛欄上的橫門，掉在地下，老爸呆瞪着雙眼，望着那空牛欄，他好像掉在冰窟裏似的，只是蹬着足，完了，什麼都完了。

父子二人互相觀看了一會，裏面的媽和妻也都急得沒有主張，都哭起來了。最後決定還是去找一下吧！也許是那牛欄舊了，被那畜生的大力撞倒了逸出去的。

爸爸向東走，榮官向西走，逢着人就問：「你看見有一頭牛走過麼？你看見有人牽着牛麼？」

當榮官走出了村子，捉狗屎的小鬍鬚對他說：「看見有一個人牽了一頭牛，過山去，不知道是不是你的？」

「你看見是什麼樣兒的？」他急忙再問下去。

「天沒大亮看不清楚。」

「不騙人吧？」

「誰騙你，看你急到這樣！王八才存心騙你。你爬嶺過去，一定可以追到呢！」

他想，一定是這頭牛了。不然，這樣早，有誰帶着牛到山那邊放去，要是捉到了這不要臉的賊，準打他個半死。他也不顧這潮溼的露水，在蔓生的山草裏拚命奔着，越過了嶺，果然看見前面隱約有一個人牽着牛在慢慢的走着，他更快的向前飛跑，恨不能一步就跨到那山坳裏，把那牽牛的人一把抓住。當他漸漸走近的時候，就大聲的喊着：「喂，慢一點，賊胚，老子來了，你想把牛偷到那裏去？……」

他喘着氣，倉皇的叫喊着，但那牽着牛的人，却跑得更慢了，忽然回過頭來，一張麻臉，就是昨天遇到的那個麻臉！

「嚇嚇，你還捨不得這頭牛麼？」那麻臉立定了腳，轉過身來問他。

「這是我的牛喲！我的性命全在這條牛身上，請你還了我吧！」他又怕又急，不知怎樣說法才好。

「還了你？沒有這樣容易。」那麻臉睜着一雙怪眼，惡狠的說：「還是識相點回去吧！」

「牛呢？牛是我的性命啊！謝謝你老哥哥，別開玩笑了，有話好說的。」

「好的，我不和你多講，你要牛，跟老滿自己說去。他就在前面等着。」

果然，老滿歪戴着銅盆帽，從帽簷下透出兩道兇光，在等着他的走近。

「求求你積德吧！把這牛還了我，今年收穀，一定送你兩担穀子。」

老滿像鴟鵂似的獠笑着，不理他。

「真吃盡了苦，才弄到這頭牛，求你還了我，我一定報效你。」榮官差不多要哭出來了。

「你真的要牛麼？昨天我就要動手的，礙着秦辣子的面子，我勸你還是識相一些，好好的回去罷！」



「不成啊！沒有牛，性命也沒有了啊！」他想到五天來路上的辛苦，和用去的錢，老爸和媽的棺材本，妹妹的嫁妝，家裏的米穀，都化在牛的身上了，難道讓牠白拋了麼？善良的，忍耐的，忠厚的農民性格，在無法再忍受的時候，會變得像獅子一樣暴怒起來的，況且他又是那樣年輕精壯，他立刻瘋狂似的撲到麻臉那裏，把他牽着的牛繩，奪了過來。

麻臉的傢伙，雙眉剔起，正要對付他，但被老滿的眼色阻止住了。

「嚇嚇嚇，你真要牛麼？帶回去吧！算我和你開個玩笑。」老滿上去拍着他的肩道。他弄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反正牛已到了手，管得什麼呢！他自顧自的牽了牛，回過頭就走。

當榮官走了幾十步路，麻臉埋怨着老滿道：「你這是什麼回事？難道就這樣放過他麼？」  
「嚇，你真是飯桶！」

拉出腰裏的盒子，遠遠對準了榮官的後背。

「砰！」榮官的身體搖了兩搖，像掉下來一件衣服似的倒在地下了。

（三十二·五·十五·上海。）

## 卑屈的土地

沙金壁

當我到我的村裏時，天色已經黑下來了，家家都點上了燈，我看見燈光從我自己的窗中射出，尤其是從我父親書房裏射出的和藹的光燄更顯著，從老遠的我就聽見我家的狗吠聲，我的心跳衝起來——但是這時懷着恐懼和悲傷甚於欣悅，往常走下山我總是跑，現在我不能跑了。

「是信餘嗎？」

這是一個很熟的聲音，我向四週星光下的稻田一望，我站住了，立刻就認出這個過路人。他的左手拿着一隻大竹酒瓶，和往日一樣；右手拿着滿滿一筐的豆餅，他是我們村裏一個很好的中年農人。

「是的，石梧大哥。」

這村裏居民仍然保持着傳統的禮儀，年輕的人要稱呼年長的做「大哥」或「大叔」，不

管他們的地位怎樣。

「你從上學校以後，又長高了。」這個和藹的農夫說：「我在黑暗裏就看得出大概你已經和你的二哥一樣高了，至少也和你的樹哥一樣高，可是我忘了，他們也是要長的。現在都該是大孩子了！他們到那裏去了？怎沒和你一塊回來？」

「他們——遲些時就要回來。」我半吞半吐的說。

「我希望，」他驚訝地說，因為他看出我言語囁嚅。「我希望沒什麼不對的事情罷！你們母親從昨天就盼着你們回家，因為你們從省城來信是那麼說的，好，我不就攔你了，你一定急着要見你的母親，和她盼你一樣。」好石梧就這樣走過去了。

當我走近家前的魚池時，我的狗都奔過來迎我。牠們在我前面幾步跑着領路，一會兒又轉回來，繞着我的腳。當我進了家裏門，牠們都搖着尾巴跟進來。

我先走進飯廳，一家人都在那裏吃晚飯。我母親最先看見，我也是最先看見她。

「呵！」她喊了一聲，放下筷子，站起迎接我。「我盼望的人！」

「我們剛剛談着你，三哥。」我的妹妹笑着說。「五嬸見你們昨天沒有回來，急得不得

了。她昨晚又做了一個惡夢，我告訴她說：父親說你今天一定平安的回來。」

「你的二哥在那裏？」父親焦急地問。

「他遲一兩天就要回來。」我低聲答。

「你的樹哥和你一塊來了嗎？」母親忙着問道。

「沒有，」我回答她。我不能再守這個悲傷的祕密了。我的眼淚像雨點似的落下，我的頭腦猛烈地燒着。

「沒有，母親，」我接着說，「樹哥沒有回來，他永遠不能回來了……他死了……！」

「什麼！」父親喊了一聲，眼淚隨着湧了出來。燈似乎也暗澹了。

「可憐的五嬸！」這是母親的哭聲，她用手掩着臉。「這可要她的命……！」

「聽着！」父親拭着眼睛說。「在這屋外不准說一句關於樹死的話。」他又望着我問，「怎麼一回事呢？發生得這樣突如其來？把始末告訴我們吧！」

我開始講：

前三天，在省城裏，一清早二哥，樹哥和我就到了車站。那裏和往日一樣擠着一大堆

人，樹哥就加入那一排人等着買票。忽然來了一個外國醉漢——一個紅髮鷹鼻的大漢，他也不按守秩序，就首先擠到賣票的窗下。樹哥就提出抗議：「你沒有看見這行列嗎？」這個外國人不理，還打了樹哥一個嘴巴，樹哥回踢了一腳，這外國人又打了他一下，把他摔倒在地。上。「現在你怕我了吗？」這外國人伸着拳恫嚇。樹哥跳了起來，撲在這外國人身上。雖然這外國人大得像一隻牡牛，大堂兄却像大豹似地同他鬥着，但是被一個巡警握着了。

「你沒看見這個外國人這樣對待着我嗎？」樹哥問巡警說，「你問一問別人。」

有一個青年學生走出來告訴了他這事情是這麼發生的。我們——因為還有許多從學校回家的學生——都叫喊着：「捉住那個外國人，捉住那個外國人！」但是巡警一動也不動！

「捉了他是不有用的。」他說。

「你怎能說出這種的話！」一個學生怒喊着，「你能够袖着手看外國人打你自己的國民嗎？你在這裏做什麼，你，巡警。」

巡警解釋說：「捉了他有什麼用呢？按法律我們中國人是不能懲罰外國人的！他得交給他本國的領事去——不用受罰就釋放了。」

樹哥昏了過去，沉重地靠在我的肩上，嘴裏流着血。二哥和我都哭了，別的學生也哭了。那個外國人買了票就蔑然地笑着走開了。

過了幾分鐘，樹哥稍稍復了原，他還流着血。臉色慘白，哽咽地自語着：「侮辱……侮辱……」他的話直刺我的心，我想安慰他，可是我除了哭泣之外，什麼也作不到。我的眼淚像兩條水泉似的流個不住。二哥比較鎮定些。「樹弟，」他說，「這不僅是你的侮辱，也是我的侮辱，這是我們國家的侮辱！自己保重吧！我們的賢哲說過，悖道的人終要自殺其身，將來那些外國人要會知道遵守我們的法律。」

那時火車已鳴笛要開了。二哥在最後一分鐘跑去買票，留着我和樹哥在那裏，他還含着淚：「我出身大家，竟受了外國人這樣的侮辱。不，是我自己國人侮辱我——那些懦夫。他們都恨外國人，可是當着外國人面前，他們又像待宰的豬一樣卑屈……我還活着作什麼？被人侮辱，像一個奴隸，像一隻狗。我還拿什麼臉見人？見我的母親？呀！我怎麼敢見我的母親？不，不……」那時他又吐出許多血。

「可憐的孩子……」我母親插嘴說，「他應該知道他的母親若是沒有了他——她唯一的孩

子，準不能再活着了，慘苦的運命把守寡的母親一生唯一的希望帶走了！信餘，十七年前，大約在樹哥降生前三個月，你的五叔就死了。他是一個很可敬的人，認識他的人沒有不喜歡他的，你的五嬸那時不過二十一歲，她在你五叔的病牀前說：我們的愛是不同凡俗的，假使你死了，我決不能獨自活着。只是再過不到三個月，我就要替你生一個孩子了，他將是我們愛情的承繼者。那時我就同我們的孩子一同活着，假如沒有他，我就不願活了！——她是一個多麼有律儀的婦人，多麼忠實的妻子，多麼賢明的母親！在過去十七年中，她的時間和心力都專注在教養兒子，他現在已經是這麼有望，這麼不負他的家聲。」

當二哥買完票回來的時候，樹哥站起來，想自己走上車去；但是二哥和我極力攙扶着他。「我們看看。」二哥對他說。「假如你傷得太厲害，不能乘火車，我們可以在第一站下去。」「不用擔憂，」樹哥笑着說，「我很好，我現在覺得好些了。」

在火車上多半的時間他都睡着，什麼話也不說，除了告訴我他有多少書本要給我，因為他已經中學畢業，不再用牠們了。他的樣子很安靜。

近黃昏時，火車快要到我們的目的地了。他站起來說，要上盥洗室去，過了十分鐘，他

還沒有回來。忽然火車在綠江橋中間停定了。兩個車上巡警在門口喊道：

「一個少年自殺了！他從盥洗室的窗戶跳到河裏去了，車上有沒有他的親屬朋友，或是同他認識的人？」

呀！可怕！可怕！我發抖了，我哭了，全身都出冷汗。

二哥跑向路警去，吃吃地說：「我……有一個堂弟……他到盥洗室去，還沒有回來！」他即刻跟路警走了，撇下我一個人在那裏哭。

一會兒，二哥回來了，手裏拿着一張紙說：「唸一唸，弟弟！這是我們的樹哥最後的留言。」我唸道：

「堂兄弟：

我不能再活在這個世上了，

這個卑屈的土地不是我的。

——樹——

路警來了說：「你們得有一個人留在這裏，火車還要向前走，」二哥轉向我說：「弟弟，你先回家吧！我從這裏下車撈尋樹哥的屍體。留神一點，不要讓五嬪看出你的悲傷。」二哥就這樣同我分手了。我急忙就趕回家。現在我已說完了。

後來，五嬪和她的兒子葬在一塊了。



## 女 性

朱慕松

冬之夜。

同着一羣初相識的軍官，處身在裝甲輪的船艙裏，輪船在運河裏行駛，天寒風又大，於是艙門關得緊緊，蜷縮地圍着搖晃的蠟燭在座談。

在童年時對着武裝的軍人懷有恐懼的影子，直到同他們相處了好幾天後，感覺到他們也同樣有顆直爽而和善底心；——在艙房裏如同故友般閒談起來，消磨着單調旅程中的時光。

燭光裏映出江處長的面孔，憑這點足夠成引人發笑的理由，圓圓的臉配上一副玳瑁的眼鏡，彷彿銀圓上安置兩隻小角子，像這樣神態的人兒講起笑話來，怎又能不惹得我們張開了嘴合不攏來呢。

在我狂笑裏我還沒有忘記王參謀，他還是躲在角落裏不聲不響，並沒有捲進歡樂的漩渦

，我好意地向他搭訕，免得他寂寞着。

我說：「王先生，你來吧，你也得講個故事呀。」

留起小鬍子的少校副官，恰把他開胃——：「王老五，找到了對象沒有呀？」

雖說同王參謀認識也不算陌生的了；但他給我的印象還是曖昧的，似乎他心裏老是絞着結，不愛說話，我心裏在想，又憑依着什末，開頑笑地替這忠厚底人提起這樣的綽號呢？

江處長好像懂得我在想什末，他解釋似的說：「年紀三十五，又沒有結婚；王老五你說對不對呢？」

這幾句話像一顆炸彈般在我們一羣中爆裂，我們的臉上全都開起花來，笑得甚至透不過氣；在我笑時不會想到自個話裏有刺：「真的，你幹麼不去找個老婆呢？」

「誰說我沒有理想的人兒？」

他還是一本正經的說；於是過去的經歷又從他嘴裏吐出來，接着我手托着腮兒，眼望燭蕊，神往於他底遭遇裏。

「那時我還是少年時代，記得十六歲的那年，恰巧是初級中學畢業；再講我從小時候沒

有錢親，膳宿是由叔父供給的，他手頭也並不富裕，每一學期的學費從沒有準時交付的，直欠到不能再拖的時候。

我也算是讀書人家的子弟，從小就練成一手的好字，在小學裏書法的考試，我的分數是最高的名次，於是，在初級中學時教員也很看得起我，有什末需要寫正楷的通告，都由我代筆；在感情上也同高級班的國文教員很接近，他姓陸，戴上很深度的眼鏡，捧着書本，他的視野不願意透過白紙黑字望到複雜的社會機構，結果是教了快二十個年頭的書，進校門時很年輕，歲月替他頭額上添着紋路，背也彎曲，這樣的勞苦還是貧苦的獨身漢。

畢業典禮很歡樂的舉行着，我的眉頭更加皺了；多喝了幾杯白乾的陸先生，酒精的熱力慫恿起他的熱心，拖我到他的宿舍裏去。

「你這小的年紀到像有什末心事呢？」

這樣稚氣的中學生能承蒙素來敬重的先生關切的問時怎能不感激呢？就漲紅着臉說出一個心願：「我依靠着叔父生活來着，他可沒有餘錢來供給我去高級中學了；他想薦我上一家五金店去做學徒，這末一來扶養的重責就可以永遠從他肩上卸下來；我可不願意呢，學問，

在我看來真是珍貴的寶藏，我手握着它的鑰匙爲什麼不去探出它的真諦呢？不過我倘若叛逆叔父的意志，誰又能收留我呢，想來着時，我胸中彷彿凍成一團東西怎樣也遣不開，陸先生，你是我的老師，能够不能够拯救我的苦難呢？」

酒使得他滿臉紅光，鼻尖上沁出汗滴，也許又受了我虔誠的奉順，他很豪爽的回答我：「王明，你得撞你的運氣去，我在這裏認識着一個校董，他正需要一個書記幫他寫寫字整理書房，我爲你寫封介紹的信，能不能發出效力，還得你去試試，反正你的書法是很有根基的，中選的希望也不會沒有的吧。」

我接到好心眼兒的老師底介紹信，眼睛裏幾乎湧盈出感謝之淚來，這一夜，我又怎能睡得着，心裏懷着光明的夢想，想着怎樣一面做着書記生，一面自修積儲些錢，做了個二個年頭，再把它付高中的學費，接着又稚氣的連接的做大學夢，想這末時眼前又浮起一種陰影，倘若落選了又怎樣呢？難道去做學徒，去爬上九層高樓上嵌配玻璃麼？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也就爬起身，好容易從箱子裏找出件麻布長衫，也顧不到衣角上的破綻披上了，依照信封上的地址去找尋着未來的主人，東問西尋，灣了大圈子找到了弄堂裏

號碼相同的石庫門，心也就勃勃地跳着，去敲門呢還是按電鈴，——在門外踱着，躊躇着，委實也鼓不起勇氣來，想伸手敲着垂下的門環，心臟彷彿跳到咽喉口，終於，又膽餒地放下來。

出門的時候，天色還朦朧的，挨到這時光，陽光煌耀的瀉在弄堂的地面上，暑熱蒸得我受不了，思忖了很多時候，就轉灣到後門，繞到那裏還不是同樣的怯弱，遲疑不能決定，正在彷徨的時光，恰巧門開了，一個女孩子的頭從縫隙裏伸出來，靈巧的嘴說着：「怪不得有着影子橫在窗子上，原來還是你！」

這光景，也祇好走向前去，素來不同女性交際的我，這時候訥訥地好容易說出話來，雙手把信交給她。

「你爲什末不進來坐坐呢，外面也太熱了。」

陽光沐浴着他曼長的髮，年輕姑娘的髮底顏色烏黑又光澤，聲音裏帶有同情的憐憫，怎能使我不受感動呢？

坐在客廳，之後，小姑娘端了杯茶來，我也着實口喝極了，呷着滋潤乾燥久了的喉嚨，

坐來着時心又怎能安靜呢，過後信封上的湯先生，終於以真的面目出現了。

是上了年紀的人，有着鬍子，臉上的皮膚也有着皺紋，可是從他神態看來還是精明的老年人；他的一雙眼睛貼近地在看我的相，盯住我彷彿看了表面之後還得深透瞭解我腦殼裏裝些什末主意；看我這末的寒酸，似乎瞧不上眼，接着盤問我許多話，從家庭到所能的技能，直到我親筆寫字給他看後，面色才弛緩起來了，「好，就這樣。」他充滿了驕態的說，「試用三個月，在這期間是祇供膳宿，以後再訂報酬，倘若你願意的話，明天帶着被舖來吧。」初來到社會的我，人情世故什末也不懂得，依照主人的尊嚴的說話想來，想必過後總會有很好的希望吧，暫時苦些也許是生活的鍛鍊，想下去時不由對新主人有了敬意，什末也不計較在第二天就搬到湯公館。

來到裏面與其是好聽的名字書記還不如實際上的侍僮來得真實，打掃書房，整理書籍，甚至磨墨買東西，都有我的份，可是我並沒有埋怨，書本對我好像是親暱的朋友，在這許多友人中間我還會寂寞麼？

逐漸我瞭解新主人的處境，湯先生以前也曾做過一家報館的主筆，家裏也蓄置有幾百畝

田和一些房產，從故鄉有兵災之後，搬到大都會來着，依靠着放款生活，同時他就成高利貸底主人，書本在他似乎成了裝飾品，甚至來往的信件也由其初入社會的少年人來代覆代寫，他也懶得顧問，趁他有興的時候會嘮舌起來，教訓我一大堆，開頭是「當我像你年紀的時光——」接着怎樣用功，怎樣澈夜不睡讀着書本，末了的結論，是引了古書上幾句格言，「這·是你的榜樣」，這末算給我的酬勞，過後就上樓打牌，把我影子也忘得乾乾盡盡，在他的目光裏，我成了瞧不上眼底小東西。

來到這新環境之後，就感覺到女孩子之多，開門放我進來的女孩子是我最初認識的叫做瑩，過後看到還有比她約莫小的有三個，樓上我沒有上去過，也還沒有計算在內，我是在廂房的書舍裏睡在地板上的，這羣女孩是住在扶梯轉灣所在底亭子間，湯老先生是住在樓上，我是規定不得上樓的，他引了一段古書給我的規例。

這羣女孩子也够累，湯老先生是常過着夜生活，天天在樓上摸麻雀牌，在樓上陪他打牌，據瑩悄悄告訴我，是自家人——三位太太。

大太太我沒有看見過，瑩說是信佛的，在月半之後，廚房裏多了很多的豬肉，我就曉得

是她的開葷日，也從不會聽到她的唸經聲。瑩也會說，大太太信教宗旨是信在心中，從不信在嘴上，她心裏信些什麼誰也不曉得，不過她開始信教之日，是由於和二太太辯口舌失敗後，一種消極的退讓。

二太太是當家，瑩說以前是來家教湯少爺的書底女教師，教了沒有過二年，肚子恰凸了出來，於是也就含糊的做了太太，她最勢利也就最驕傲，說話也是最兇，她瞧不起其他的兩位太太，說是她肚子裏裝的是繡花，別的是一肚子底稻草，她的話鋒很健，誰也說不過她，每月討債討利息都由她親自出去，每次總驕然的回來，象徵她底勝利。

三太太是相見次數最多，她是樓下一羣女孩子的總管，也許在樓上最不得勢，可是在女孩子底中間，她是最威武的，打，罵，教，管，彷彿是她的日程，不過，很難得看見她的笑容，時常我從夢裏被吵醒，就是這位太太在深夜用鷄毛帚鞭打在爐旁睡着的女孩，一連串瀉湧的哭聲和發威聲。

這家庭沒有男的傭人，也沒有女的，我是沒有薪水底男侍僮，這裏的女孩呢，同我一樣可憐，沒有酬勞的女侍，從燒火打雜買菜洗衣服直到服侍樓上老爺太太，少爺小姐：都是四個



小女孩子。

這些奇怪的情況，於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我正在做讀書夢，想勉強讀不容易點的古書，又想做了二年書記後，進怎樣底高級學校，白天這末想，夜裏夢也這末做，一次，我從夢中笑醒來，是夢到自個參加高中一這班的開學禮。

這樣憧憬於自個的理想，連瑩對我的好意也處之淡淡如水的了。她有着討人歡喜的臉，這不是說美，沒有經過脂粉修飾的面孔，很是清秀吧了。在我聽從湯先生吩咐計算着利貸帳時，她會翩然飄進來，沒有聲音蹣跚起脚地站我身旁，有時替我磨墨，有時端杯茶來，有意無意之間，她的手靠在我身上來，又退縮着，有時羞澀的微笑，似乎笑着我不懂得她的好意，當我襪子破了自動偷去縫補，又自動地替我洗骯髒衣服的，就是瑩，對這窈窕的女孩子引不動我的心底話，我又怎能說呢，不過佔據我心的是熱烈的求學夢。

這一次的遭遇，又怎能不使我深深地受感動呢？

我大意地走過客廳，在紅木架上的一只古瓶被我衣角帶着砸碎了；膽怯底我，惕然一驚，嚇得說不出話來，想躲住書房間裏淌着眼淚，可是三太太已經翻着臉下來，厲聲查問，

「是誰打碎的？」

我害怕地躲在角落裏，屏住了氣息。

——「是我！」一個女孩聲音響着，語氣是那樣堅定。

是瑩麼？我懷疑起來；難道在做夢，不是我自個帶落的麼？唉，我怎能承受這樣的聲音，三太太是執着瑩的皮膚，打着瑩的耳光，她——沒有出聲，默默忍耐這樣待遇，一滴淚珠透過眼角從面上落下來。

敲打在瑩的肉體上麼？不，我感到我心上同樣受着鐵錘一下下的打擊，我受不了呀，我底靈魂也在受着責罰呢；在角落裏我啃着唇皮，這以感覺上的小痛苦怎又能消滅心靈上的罪孽呢？

終於，在沒有人注意的當口，我悄悄地靠近瑩，我說：「是我打碎的呀，瑩，你爲什麼甘願受這樣的委曲呢？」

她的睫毛受了淚水的浸潤，格外的嫵媚，一雙眼睛澄清而深情，水汪汪地蘊藏着少女的純潔的意向，在受毆打的時候，她倒據身忍耐得住；當我撫着她柔軟的髮絲時，恰嗚咽地倒

在我的懷抱裏。

當她的小頭從我懷裏抬起來，這樣美的容顏，直到現在，雖隔了二十多年頭，我還清楚地記着的——彷彿雨後的海棠花，纖纖神情惹人引起憐愛，她的淚水掛在面頰，瑩瑩發光，潔純像露水一般，面上泛出着紅暈，像紅玫瑰，這是一個少女初次受人慰藉時一種嬌愛的模樣。

「她以前不是同我們一樣的麼？——」

瑩吐出着話來；我不懂得的問：「這說的是誰呢？」

「是三太太，」瑩說下去：「她以前也是和我們一樣是賣掉修生的婢女，我們五個都是窮苦人家的女兒，爺娘實在養不活來着，於是把女兒的幸福也送掉了；老爺以低賤的代價買下來，替代着傭人的勞苦，我們也從沒有好好的睡，好好的吃過，過着是一種奴隸的生涯，不許聲訴，也不許嘆苦的；在往昔她也是受着虐待底一個，不知道怎樣一來，她却被老爺寵上了，她自以為是福氣，能有這樣好機緣跳了上去，可是，大太太和二太太是多麼厲害的人，怎能放縱於她呢；她在樓上面不着地位後，就把以前她身受的，在我們無辜底人身上報復

著；在樓上所受着閒話在我們身上找到發洩的機會。」

「不過，」瑩的聲音微微帶着激昂，眼睛透出光來，「我們難道做一生的奴隸麼？三太太自以為有福的生活，在我看來是活活的受罪呢；她親自斷絕了自由的門，做一輩子的女奴，永遠也翻不來身。」

「像這樣的敲打，也不是初次的了，」瑩伸出着臂膊，在纖細白皙的皮膚上，印着一條紫痕：「這是去年的春天，我經過日夜的操作後，在爐子旁疲倦得像死了過去；三太太叫不醒我，就用鐵鉗在火裏燒紅，烙印在我皮膚上燙得我叫起來，我的慘聲，換得她殘酷得勝的表情，我恨她麼，倒也不，我知道她以前也受過這一下子的，誰送我們上地獄裏受苦，我彷彿看到它的根源，爲什麼貧苦人家的人是這樣的受虐待呢？不是同樣有血有肉底人兒麼？爲什麼我們得終生服侍這般整天荒淫的上面人呢；這末想來時，有一股勇氣在胸襟裏衝動，望到了將來，我想，終有一天會飛出去的，飛出這籠子的。」

我怯生生的吻着她臂上永遠不能消失的創痕，我雖說在這世界活了十六個年頭了，可是對世故的理解力是貧乏的，我不懂得這同我年齡彷彿的小姑娘怎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我所受

的教育是叫我怎樣往上爬，從小學到中學，中學讀了進大學，出了大學還怕沒有適當的位置麼？接着是領薪水，做着過寬裕生活家庭的夢想，想不到在人生的路徑裏有這樣曲折的波動的。這許多控訴底話，生活在書本底我，又怎能懂得它的意思呢？

三個月也就糊糊塗塗地過去了，素不下樓的大太太，聽說我能寫一手好字，就叫人傳話替她抄謄金剛經；二太太瑣細的賬目也得我天天記起來；三太太看見我就瞪着眼睛，像輕蕩地說：「這白養活的人，能够做什麼事情呢！」湯老先生一下樓，還是一本正經，裝出廟裏神像一般的面孔，叫我整理着鄉下田租底帳目，寫着金錢往來底書信，高興時就咳了下嗽，吐口涎沫後劈頭一篇長長的教訓，想不到這儼然道學的人擁有三個太太哩，想到這，我不禁暗好笑，雖對他裝腔作勢的樣子，不得不順從答應着。

他有時這樣啓導着爲「坐也得有坐相，眼望着鼻子，鼻對着心，這纔是做人的基本，千萬別學外面輕浮底年輕人的樣子呀！」這末叮嚀着，他還彎着背做個正當的坐底姿態叫我學習。可是三個月早也過去，薪水的話也不再提起來，我又不能冒昧地向他要求，我焦慮着，再下去會荒廢着學問，求學底夢更拖得遙遠了呢。

瑩對待我還是很親近，默默的她好像不像以前那樣的活潑了。

我也有些坐立不安的心境，心想：難道做一輩子的書僮麼；在這裏混一口飯吃也許可以平靜的過去，可是我心裏燃起讀書熱，誰甘願讓理想像泡沫一樣的幻滅呢？

來到湯公館時却是熱天，經過了一天天的工作，是秋之遲暮了；花凋零，葉子也一片片落下來，在書房裏我單薄的衣服受不了週圍空洞洞的感覺，繚繞在我頭裏的，是怎樣向主人開口，有時趁他高興的時光，我兜了一個大圈子說到本題快了底光景，他又把別的話來搪塞過去，在晚上，我偷偷地躲在角落裏發呆，單是想到自個的事情，就容易把別個人忘記掉；一天，瑩默默的進來，像有什麼事同我商量，她的神情很有一些異樣。

瑩佇站着，憂鬱彷彿是一個幽靈。

「瑩呀，你有什麼話同我講吧。」

我的聲調是軟弱的，象徵着我的性格。

「明——」她低低說了我的名字之後，她囁囁地想把湧在喉頭說出來的話吐出時，又嬌羞地把它嚥了下去，好像是不好意思來說：「沒有什麼，我看你幾天來吃不下飯，年紀輕的

人，身體也得格外珍攝呀。」

「謝謝你，瑩，你自個也得保養。」

「我——」她似乎想說怎麼的，又屏住呢。她的眉毛皺着，像有什麼快爆發的遭遇需要她慎重考慮的樣子。

站了一回，瑩像影子一般進來，又像影子一般無語的出去。

是個落雨的深夜，我在被窩裏輾轉反側，雪片飄在玻璃上映出六角의 結晶，在嚴寒裏，我的面孔昇火紅紅的，眼皮又在跳，一隻凍得可憐的貓從我頭頸裏鑽了進來，我在黑暗裏睜着眼睛，盤算着幾時能踏進高級學校的門呢。

怦怦，手彈着門發出響聲。

「誰？」我驚訝起來。

「我，」呀，是瑩的聲音呢。

我想這古怪的姑娘深夜來有怎麼事呢；披着衣服扭開了燈光，開着門讓她進來，在燈光下，她纖軟的身段，是楚楚動人的，手提着包裹，眼睛射出堅決底光。

「明，你一定會奇怪，我的行爲吧，」瑩迸出着話，這話深藏已久，一時飛迸出來，如同山上泉水一樣噴出着：「我實在不能忍耐了；這二個月來，老爺對三太太又玩得膩了，不曉得怎樣念頭又轉到我身上，在我面前討起好來，悄悄地想用甜言蜜語來連絡我，我怎能不知道他糖衣裏的毒藥呢，我撇開着，他纏得我更緊，直到這幾天，他知道騙不了我，想用強力，威脅着，他說不管我肯不肯，他今夜一定來會我，明，我受不了，難道我依舊走三太太所走的路麼？這永遠做奴隸的路，我是不願意的，我已經犧牲了從童年到現在的幸福，再不能連青春也一同埋葬在墳墓裏去，寧願受任何的苦難恰不願意受他的蹂躪，我想鳥兒生了翅膀會飛翔於天空，爲什麼我就不能衝破我的籠子呢，明，你是我唯一的友人，能不能來拯救我，伸出援助底手呢！」

「我，叫我又怎能幫你忙呢？」

我失措着，這突然來的處境實在鼓舞不起勇氣來，我從沒有碰到這樣事情的經驗，叫我又怎能怎樣應付呢？

「我們爲什麼不一塊跑呢，你不能將年齡送在這樣生涯裏，在這裏一輩子你也休想回頭



的

「叫我到什麼地方去呢？」我頹廢的回答着，手在拔捲頭髮，在這驀然而來的問題前，一時想不出主意着，「讓我想想，能等我幾天麼？」

在燈光裏，她的身體激動着，彷彿在她血管裏循環着一股活力，在燒着她的精力，鼓動着她的企圖，眼睛裏像冒出燃燒的光。

接着，她又柔和的，安慰着：「明，你是個懦弱底人，我想，假使你處在我這樣地位，你也會這樣做的，我並不逼你同走，反正，你以後可以想到，我的離開這裏是非常應該的吧。」

整毅然地走了，我發呆地木然站立着，叫我怎樣好呢？我真沒有想到湯老先生懷有這種心眼的，這種醜惡的影子，在我過去也從沒有聽見人家說過；我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同整同走，甚至我以爲是噩夢，是縹緲的幻境，可是我冷呀，這感覺是不會存在想像裏的吧！——我的情緒像絲團一樣的紊亂，找來找去，尋不出頭緒來，於是，像失去了母親保護的雛燕，手捧着頭哭起來，也不知道時光怎樣過的，轟轟的聲音湧過來，像有什麼沉重的東西從扶梯

上滾落下來，天呀，又發生什麼事情了呢！我衝出去，在扶梯旁縮做一團的東西幾乎使我跌了一交，扭亮了梯上的電燈，正想不到跌在地上的是湯老先生，他的面孔由於苦痛皺了起來，鬚子上結着涎吐鼻涕的液沫，在氣喘得說不出話來，當我了解是什麼一回事時，樓上太太們也都披著衣服跑下來。

「老爺中風了，快去叫醫生！」

二太太推着我，我朝着惡魔樣湯先生的臉一瞥，不由自主地充滿着醜惡和憎恨，不知從什末地方來的勇氣，朝他狠狠吐了一口涎沫，高聲的罵着——「呸！活該的！」

在她們愕然裏，我昂起頭挺直身子地跑出去，想依照着瑩在雪地留下的腳蹤跟踵而去，可是太遲了，從弄口到馬路上，錯綜的印子模糊地分辨不出是誰的了，這樣一來，我失了家，也失去了寄身的地方，在軍隊裏度着二十多年的歲月，也會隨着隊伍駐向各處去，想找着瑩的影子，像是遠像是近，不過直到現在還是沒有尋着。

對這樣勇敢的女性，怎不使我戀戀於她的印象呢，我心疚着，實在對不起她；她是個年輕的女孩子，在人海裏飄航不像我們男子漢這樣容易不過，她的性格是堅強的，我想昂起頭

捩動頸追逐陽光的鶴兒，是不會折斷她底翅膀的，她一定朗健地在這世界上活着，並且永遠還在我心上活着。一

正是大風的夜上，王參議在說話的時光，倒沒怎樣感覺到，可是他的話一停，就隱隱聽到風嘯聲，河水的澎湃聲，一支搖晃的蠟燭也劇烈地滅，想找着火柴把它重燃燒起來還沒有找到，可是輪船也就靠到碼頭了。

踏到岸上，在依稀的微光裏告辭着，當我握着王參議的手時，感覺到在夜涼如水底氛圍裏，他的手掌却很燙，想必他心裏燦耀着火燄，眼睛裏同樣冒出火光來。

當隔了兩天，我離開軍事重鎮的城市，到總部去辭行，在副官處裏恰巧碰到江處長，他告訴我的消息說王參議失蹤了。就在歸程裏，我這末想，他到何處去呢？一定是去找尋着那在他心中長存底永久的女性，也就是永恆的女性吧，這末想來着時倒在祝福他能幸運的重逢呢。

# 映山紅

王 玉

三年前的春天，家鄉的情況不明了。各式各樣的可怕的謠言傳到上海來，使我惦記我的年老的父母，年輕的妻子，我急得只有哭。但哭了幾天，我決定冒險回到家鄉去，捨了自己的身子去尋找一家人。

我去了。混在一些有着同樣的遭遇的人羣裏，黑夜渡過了錢江，到了那邊，離開我的家已只有七八十里路；但舉步更加艱難！沒有車，沒有船，沒有一個不是鬼頭鬼腦想算計人的人。

大路是不能走的，我認定了方向走一些從來不會走過的小徑，我想，我終可以走到我的家，雖則我的確越走越不知道我是走在什麼地方了。我對故鄉的周圍，原先就不怎樣熟悉；而那時，四周的空氣又那樣可怕，我的心又是那樣慌亂的！

這一天的中午，在我的身旁已經沒有一個同行的人。到傍晚，要找一個可以問一聲路的

人也沒有。我在焦急中看見自己已經在一條漸走漸高的山道上。我記得先前聽別人說過，翻過這一帶的山頭可以到我們的那個村子；於是我想，到山裏去找着一家人家過一夜，倒是更可以得到安全的，問明了路徑，明天再走也好，想着，我加緊了脚步向上走。

天開始黑下來，而且開始下一點細雨。霧氣罩滿了四邊的峯巒和樹林，我只看得見幾丈以外的足下的碎石子路。覺得有一點微喘，知道已經在較高的山中了，但還沒有看見過人家。

我想：不要是一座荒山？

又走了幾里路，跨過一條流着清澈的山泉的小溪，我看見了一道矮矮的竹籬；沿竹籬走去，終於望得見幾間白木瓦屋。屋中已經點起了油燈，一線淡薄的光從霧氣中穿出來。我帶着歡忻跑近去，想找着竹籬的門。這時，却是在我的身後，來了一個人的急促的顯得很吃力的足步，接着是大聲的氣喘，像是要叫出聲來又叫不出聲的樣子。我回過頭去，看見一個老年人追在我的背後跑來了。

他不像一個山裏人，因為穿着一件緞子的長袍，樣子很飄逸；該有五十多歲了，髮和鬚

都有點花白了。

我自然地立定了。這老年人忽然在一丈以外也站住了足，在暮色和霧氣中竭力地用衣袖擦着他的眼睛，終於出我的意料地叫出聲來：

——培成？培成！

我朝我的後邊望了一下，又看了一下兩邊，但除了加濃的霧氣，什麼也沒有。這老年人像是明明在叫着我，我自然不敢答應。他却又跨近了幾步：

——培成，你回來了，你到底回來了？

我再也忍不住，對他說：

——老伯伯，你不要認錯了人！

這時他已經沒有什麼遲疑的樣子：

——我那會認錯自己的兒子？我在半山裏看見你，真以為我太高興了，要認錯人，才一直跟在你的後面，後來看出你真是我的兒子，培成，你該叫我爸，爲什麼叫我老伯伯，你連爸也認不得了？

他直立在我的身邊，快要用手來拉我似的。

——我不叫什麼培成，我不是你的兒子呀。

——不能，不能，你不能連爸也否認的，即使你在外面做了官，發了財，你知道你爸這一年來望得你多苦，還有你媽，培成，我要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但我還是等會告訴你吧。

我真的要以為是我在慌亂中把自己的父親也認不得了，但是他絕不是我的父親，我的父親還沒有這樣蒼老，而且是不養鬍子的，而且，我至少不會聽不出父親的口音，父親也決不會變得這樣快，使我會認不得他。

我只好懇求他千萬不要把我認錯。我對他說我的確是回家鄉來尋找父母和妻子的，我走了路，正在想找一個過夜的地方，要是他老人家肯答應收容我一個晚上，我是感激他的。

這時他的手已經放在我的肩上了，他說：

——你真是一個糊塗的孩子，你是來找尋你的父母和妻子的，現在，眼前就是你的父，

你媽，和你的妻子，正在家裏尋你，她們已經等了你一年，你立刻可以看見她們了。

——老先生，你不是我的爸呀！

——你一定是在外邊太辛苦了，受了太多的刺激了，也許是我在山裏等了你一年變得太多了，你是，培成，你認不得爸，你不會認不得媽的，你至少不會認不得你的妻子的，你快同我回到家裏去。

他興奮得像一個年青人，拉了我就走；我頹喪得倒像一個老年人了，給他弄得糊糊塗塗，跟在他的身邊，我想，這老頭子一定是望兒子望得太久太切了，所以把一個陌生的年青人看做自己的兒子，但到了他的家裏，他的妻子總不會像他一樣糊塗的。那時，她也一定會得把我當作一個客人，好好地留我過一個夜，也許，我正該安慰這兩個老年人一下，於是，急促地走着的時候，我率性不響，讓他引我進了竹籬門，走近那幢平屋，看他用發抖的手推開了白木的大門，把我拉進一個房間。

那裏面，我起先看見一個五十多歲的老婦人閉着眼睛坐在油燈下，後來，才看出她是一個雙目失明的，我不禁吃了一驚，覺得我真是命該落在糊塗中了。



那老年人在門口却對我帶着幾分感傷異常慈和地說：

——你看，你媽爲了想念你，半年前眼睛也哭壞了，不能到外面去看醫生，終於失了明！

一進門，他就高興地說：

——培成的媽，你兒子回來了。

那老婦人打了一個很大的寒噤！

——培成，培成回來了！

——是的，他在這里，叫，爲什麼不叫你媽。

我想回轉身就逃，但是我的手臂還被老年人攙着，我只好準備看見這老婦人，從突然的喜悅跌入突然的悲哀，我告訴她我不是她的兒子培成，是她的丈夫把我錯認了。

但是，我的話只說了一半，她的丈夫對她說：

——培成在外面受了太多的刺激，有一點神志不清了，他不是向來是一個糊塗的孩子嗎？你想，他會得說他不是我們的兒子的！

我又竭力伸辯了一會。

那老婦人連續地打着寒噤，像要絕望地哭出來，但還不肯絕望地思索着，終於，她扶着桌角搖搖地站起來，撐住了她的瘦削的身子說：

——培成的後頸有一粒小小的痣，讓我摸一下。

我簡直怕我的後頸上真會恰巧也生着一粒小小的痣，或是突然長出這樣的東西來，我輕微地掙扎着，但是那老年人已經把我推到他的老妻的懷中去，我終於快活地想：我是沒有這樣一粒痣，知道了以後，這老婦人雖會得過份地難受，但我到底不會糊糊塗塗地被他們當作兒子了。看了他們的樣子，想到自己的父母，我更加焦急得要命，只想接着是天立刻就亮，我就可以問明了路徑去找尋。

不幸，這老婦人和她的丈夫一樣，也是望子太切，變成糊糊塗塗了！她竟摸住我的髮根，驚喜地叫了起來：

——明明是培成，我們的兒子呀！培成的爹呀，他爲什麼要不認我們呢，培成，你，……一定這一年來太苦了你了，……培成……

她竟抱住我哭了起來，幾乎要跌倒，我只好把她支持着。我被她拖得喘不過氣，感動得說不出話來，好久，等她平靜了，我才在頭腦中得到了救星似的想到：

——你們以爲我是你們的兒子，你們不是還有一個媳婦嗎，她終不會把我當作她的丈夫的，快請她出來判斷！

兩個老年人已經深信無疑了，聽了我的話，他們只是爲了不該是歡喜得忘了通知他們的兒媳似的，責問着自己，接着就立刻向門外大聲地叫着：

——大少奶奶，培成女的，培成回來了，快來！

隔開一兩個房間，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人跑出來了，一面揮着藍布旗袍上和短髮上的稻草屑，像是正在灶下燒飯的樣子，面孔紅紅的。這是一個一看就使人覺得清秀端正柔弱可憐的少婦，而且，是即使有意外的歡愉也一時裏掩不住經年的憂鬱感的面相。她立在門口像一朵初開的映山紅。

我一時裏又像剛才甯願我真是這一對老年人的兒子一樣，忽然甯願自己真的變成了這個望夫心切的少婦的丈夫，這樣的突發的奇怪的希望就因爲來的是一個可愛面目可憐的女人

吧。

她一到門口，看見我，就突然呆呆地立在門檻上。

老年人說：

——不是你的丈夫回來了？

她不做聲。

老婦人說：

——培成，你看見你的妻子嗎，這一年來，也真苦了她呢！

老年人點着說：

——他有一點神經錯亂了，說他不是培成，說我的眼睛花了，說你婆婆摸着他的髮根說是癩，真是笑話，他總不能說你也把不是培成當作培成，他總不能說你把一個陌生的路人當作自己的丈夫了。

她不做聲，張大着眼睛看住我，老婦人說：

——大少奶奶，你快叫他頭腦清一清，你快告訴他他是培成，是你的丈夫，或者你快對

他說你是他的妻子，他的可憐的妻子，她眼巴巴地望了他一年了！自從他狠心地糊糊塗塗地拋下你，拋下我們，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不知去做什麼救國的事，你快對他說呀！

她還是不做聲，她的張大着的眼睛中開始湧出淚水來，我要開口伸辯，她像是用最大生命力作着哀求，用淡淡的長眉，用淚眼，用兩片薄薄的嘴唇，哀求我不要開口，不要提手。我被她的痛苦的哀情攝住了，我也呆呆地看住她，當老婦人最後又催迫她說：

——他到底是培成不是？

她竟輕到不可能聽到地一個字一個字地說出了：

——他……是……培成。

說了她忽然對我笑了一笑，是致命地嫵媚的笑。

兩個老年人的歡呼幾乎傳到四面的山谷中去，我墜下了頭。他們催他們的媳婦快去給她的丈夫做菜，說他一定已經很餓了。她很快地回身去了，可是對我溫柔地叮囑了一眼。

我爲什麼在這個少婦面前一句伸辯的話也不說呢？她走了以後我爲什麼在老年人面前也不再開口呢？那時，我自己一點不想到，在你來以前，我想着的先是：等一會我要問她，她

爲什麼也會把我認做她的丈夫？接着是：也許她立刻會得把我趕出去，說我是一個流氓，說我是一個騙賊的，這時，我忽然又爲自己悲哀起來，像怕一個美好的夢醒得太快的時候一樣。現在想想，這事情還像一個夢，那時，我也以爲自己是在夢中，但我已經想：即使是夢，也不要醒得太快了，這少婦，這少婦的心深處的表情，實在使人無法不像在迷濛的霧氣中一樣的覺得飄渺的溫柔啊！

你來了，結實的可口的菜蔬，特別多的是我最心愛的筍，兩個老年人滔滔地說着話，我默然，她也默然，我時時正視她，她時時用微笑回答我的正視，有時是憂鬱的，有時是明朗的，有時是嬌羞的，有時是放肆的，面孔紅得很像映山紅，眼珠像浴在月光下的海裏，清潤的，但不是淚水。

飯後老年人要我到「自己的」房中去，我扭捏起來，說：

——我陪你們睡一起。

——誰要你們陪我們老的，大小奶奶，快陪他安息去，他一定倦透了。

我還是不動，她背着燈光伸過手來，輕輕地捏了一下我的手，她的手是冰冷的，我的心

跳了。

我像失了魂一樣跟在她的後面，走進了她的房間，我們的房間，把老年人的笑聲闖出在門外。

她點起了一枝紅燭，我們面對面坐下來，她倒了一杯茶給我，我們開始說話：

——您貴姓？

——那末，你沒有認錯？

——我的眼睛不花，也不瞎。

——我不叫培成。

——唔！不是他們的兒子，我知道。

——不是你——

——不是我的丈夫，我也知道。

——剛纔，你爲什麼——

——爲了，怕使這兩個老年人傷心得過份，他們會得有性命之憂的，你知道，他們的兒

子，是在一年前不別而行的，事前，說是要打仗去，他們望了一年，一個望到雙目失明，一個也望到神經有點錯亂了，剛纔我要說一個不字，你將立刻看到一個慘酷的場面，你說你是一個險來找父母的人，足見你有一份孝心，你應該知道老年父母對兒子的愛，爲了這，我不說不。

——就爲了這？

——唔。

——還爲別的呢？

——還爲？你說，你也是來找你的年輕的妻子的，足見你有一份多情，你應該知道年輕的妻子對丈夫的愛，還爲了這，我不說不，你知道，一年前走了的丈夫的妻子，是怎樣擔心着他的生死，盼望着他的回來，一年來，她是過着怎樣空虛、寂寞、悲苦的生活，剛纔我要說一個不字，你將看到這個說不的人隨着就會得倒下，從此不起來的。

——但是，我明明不是他，你可以欺騙他們，怎能欺騙你自己。

——我爲什麼不能，只要我願意欺騙我自己。



——沒有願意的理由。

——沒有，我就不會得願意，不能這樣做了。

——理由是？

——第一，你真有幾分像他，第二，你這人就是其餘的理由的全部了。

——我不懂你的話。

——你應該懂得你自己。

——唔？

——你是生得這樣——

她嫵媚地笑了，把面孔伏到手中去，又立刻抬起頭來，大膽地正視我。

——只是爲了我生得有幾分像他。

——不僅這樣，我要說的，不是你生得這樣像他，是你生得這樣像我的丈夫。

——你的丈夫就是他。

——他本不是我的理想的丈夫，除了他是我的實際的丈夫，我是還有我的幻想的丈夫的，

你，是我的幻想的出現。你不覺得我說得太放浪嗎？你知道，我不是山裏人。

——我不覺得你說得太放浪，但我不得不懷疑你所說的是臨時的編造。

——自然不是早準備的，我不以為幻想會得出現，我也不會對幻想說話的。但實在，我常常這樣耽於空想：第一，我望我的丈夫回來，第二，最好回來的不再是他，或是他完全換了一個樣子。

——他是怎樣的？

——他是一個粗魯的，幼稚的，盲目的，無情的孩子。你想，要不然，他也不會不依戀這裏的世外桃源似的環境，不別而行，去做不知什麼不值得做的事情了。

——你不怎樣愛他？

——這是多餘的問，現在的你不是我的情人。而且，他是不會回來了的。

——也難說，也許不久——

——不久是屬於將來的，我却只要現在。我明知你不久也許要，一定要離開我的，因為你有一個年輕的妻子，你有你的年老的父母，而你是一個無情的人。但現在，我要你拯救

這裏的一對老年人，更要你憐憫這裏的一個年輕的女人。

——我對你有的不是憐憫。

——是？

——有的是愛，愛真是奇怪的，有時它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會得產生，有時它却產生在一剎那間。

——我說不出我的快樂。

——但我又有一點怕，怕我是在翻開聊齋志異當中的一面。

——你把我當作狐鬼。

——你多少有幾分像。

——那末，我們的緣分就到此爲止吧？

——但我不是一個怕狐鬼的人。

——狐鬼要是真有的，也本來不是可怕，而是可憐的，她們是孤獨的動物，是淒涼的幽魂。

——同時她們又都是致命地可愛的，你，你如果是鬼，你是一朵千年的映山紅的精靈。

燭盡了，小雨不知在什麼時候早停止，窗外，霧也散了，一鈎新月正掛在細長的竹林間。這房間裏沒有牀，但地上是寬闊的蓆子，鋪着高高的柔軟的錦被。

月影裏的竹葉和松針落在女人的胸上，額上，和臉上，我是有生以來第一次陶醉在這樣的畫面裏。

溪流無休止地輕奏着山中的樂曲。

第二天，我認了父母。

以後，我怕我的可憐的父母會得忽然覺察出我不是他們的兒子了，我從我的映山紅似的妻子那裏學習了許多培成的舉動和言語上的習慣，把自己裝得極像他們的真的兒子。

以後，我可怕真的培成會得忽然回來。

我們住的地方是山腰，一共只有四五家，遠近還有這樣的幾處，但大家都不相往來，買東西要到山腳下去，那裏亦有幾片小店，難得買到魚肉，我不大出門，自己怕被知道培成的隣人看出來，她們也懷着不同的心理怕我不別而行，我有一點像被軟禁着，不過是在一個天堂一樣的監獄裏：有女人的愛，有父母的愛。女人是一個熱情的少婦，父母是一個帶了不小

的款項來避難的富人。

我時常有酒吃。

只有兩部書，但都是最適合那樣的地方的：一部是陶淵明集，一部是李太白集，我開始想做隱士，也真有一點像做成隱士了，每日，在山岡上，在溪邊，在林中，面對着映山紅似的同伴，映山紅是永遠會笑的。

說老實話，我漸漸把那里當作世內的桃源，幾乎忘却了此外的世界，漸漸把別人的父母當作自己的，也把這映山紅似奇異的妻子當作自己的，幾乎忘却了自己的父母和妻子了。

我只是怕，真的育成會得忽然回來。

但是有一天，我所怕着的終於實現了。

我的映山紅陪着我在一個叫做烏鱗崗的山頭的一塊大石上吃酒讀陶淵明的詩，酒盡了覺得不够，她一個人跑到山腳下去買，叮囑我在原處等候她。

她是向東去的，從西邊，却來了一個廿二三歲的青年，滿面風塵，有幾分像我，我立刻斷定他是回家的浪子，是真的培成了。

他走上了烏鱗崗，老望着我的家，不，他的家。

我把他叫住了：

——是遠路來的吧，在這裏坐下來休息一會不好嗎？

他看了我一眼！

——不，我就要到家了。

——你是培成君吧。

他顯得有一點驚奇，這才立停了。

——正是的，貴姓是？

——王。

——怎末會認得我？

——請坐下來好嗎，我們說幾句話。

他在我的身邊坐下來了。

我一時說不出話來，我們的背後是百丈的深谷，我真想一句話也不說就把他擠下去，要

是我真那樣做了，他立刻會死得神不知鬼不覺的。我又想自己跳下去，用這來對他說我要對他說的話。我又想拉了他一同跳下去。

但是沉默了好一會；他有一點耐不住了，最後，我說的是：

——我是一個過路的人，在你的家裏借宿了幾天，承你的父母優待我，真是感激，現在我要下山去找我自己的父母和妻子了，前幾天，他們熱誠地挽留我，我也捨不得讓老年人突然又回到寂寞，我知道他們盼望着沒有下落的兒子和丈夫，現在，你回來得真好，是我走的時候了。

他拉拉我的手：

——那末，也請再就留幾天呀！我們出外流浪的人是不分彼此的。

——我想現在就走。

——不，至少也得去同他們說一聲。

——就託你轉言，給我致感謝不盡的感謝！而你，請就在這裏多坐一會，等一個人來，她就要出來的，我走了。

我走了，他又拉拉我的手。

我向東邊望了一下，看見她提着一把酒壺在遠遠的走來，在暮春的陽光下像一朵不可追視的映山紅一樣嬌豔。

但是別了我的映山紅！

我挾着一本陶淵明集，像一隻野狗一樣，急急地從草叢中不擇道路地向西奔，一口氣奔下了山。

到我看見了平原，喘過氣，想回頭望一下那山中的平屋，或是那烏鱗崗，回頭時，山遮在面前：我已經什麼也望不到了。



## 瓊玲之死

杜聖若

綿綿的細雨，接連下了三四天，原野裏的春草，愈顯得葱蘢可愛了。

瓊玲的黃土的坟墩上，也開始抽出嫩綠的草芽了，但剛折了生命的幼芽的少女的白骨，是長埋在泥土裏，永遠，永遠地毀滅了！

知道瓊玲身世的人，經過她的墓前，誰都會從這一堆黃土，立刻在腦海裏幻化成可怖的一幕，發出幾聲悲歎。有的人喃喃地說，「這是瓊玲自己作的孽；」同情她的人，却說「她的命生得實在太可憐；」更有一些代她不平的人，他們憤憤地說，「這是她的父親太固執，害死了這樣一個可愛的女孩子。」

根據各人的看法，發出各異的論調，但是他們看到的祇是她的皮相的悲慘，埋藏在她靈魂深處的哀痛，那除了我是再沒有第二個人知道了。可是，我知道她，又有什麼用呢！這真是太遲了啊！

是兩年前的秋天，我剛從中學校裏畢業出來，爲了無力升學，經同學陳君的介紹，決定暫時來到××鄉的小學裏當教員。那是一個範圍很小的離城不過兩三里的鄉村小學，學生不過一百多人，除我之外，還有一位助教，我雖說是教員，其實也就是「一校之主的校長」。

校舍原是魏姓的祠堂，這祠堂建築在靠山臨水的所在，很有些像一座古刹，幸而左右兩面毗連着魏村和李家莊兩個村落，還顯得不十分冷落。

我剛離開生氣蓬勃的隊伍，來到這孤陋寡聞的山鄉，最初幾天很覺難堪，每到晚上，一個人關起房門，批改卷子的當兒，會有好幾次像女孩子似的掉下淚來。

在這當兒，我祇有用「這是暫時的」一句話來寬慰自己。誰知道，這一個暫時，到現在已經挨上了兩個年頭，說不定，這一個暫時，要同我的生命修短一樣的暫時下去了。

可是，到現在，我再也沒有忍受下去的可能了，我已經失去了兩年來安之若素的生活着的神祕的力量了。這一個力量，在過去，連我自己都不很瞭然。但一經失去，它却變成了痛苦的種子，根植在我的心坎裏，一天一天的榮發起來了。如果我再留在這裏，準會給這痛苦的種子磨難死的。我雖然不怕死去，但想到她爲了愛護我的前途而默默的犧牲了，我怎能不

爲她而更加振作一番呢。

我記得在我未着手教課之前，我以爲這一班山鄉裏的野孩子，一定是蠻不懂理，很難教導的。到了上課那天，立刻把我這一個觀念打消了。原來這一個學校，學生雖然不多，歷史却很悠久了。過去在這裏掌教的人，都是些很有經驗的老教師；聘請年輕的教員，這還是破題兒第一遭，說來還是我那位同學竭力替我吹噓的功勞。大概是離城市較近的緣故，村裏的人也比較開明，一百多個學生之中，女生也佔了四分之一。但，女生的年齡有很多是超過了男生，這原因到後來我纔明白，原來起先女子讀書的很少，自從識字運動展開到鄉間之後，一批女孩子都知道了識字的好處，在自己父母跟前哭着要讀書，父母在拗不過她們的時候纔答應的，因此，她們的年齡已經同她們的年級不相稱了。可是她們都很用功，理解力也很強。她們中間有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不但智力比同學們強，而且人品也特別優秀。這個女生就是助教李先生的堂妹李瓊玲。

她是六年級的學生，姓名冊上填着十六歲，人長得很豐滿，看上去已經有十七八歲的光景。

雖然她是六年級的學生，她已經能够寫成三四千字的作文。而且用字老到，文筆生動，全不像一個小學裏的女學生。

那時我還是個剛滿二十歲的青年，看到了這樣一個可愛的女子，怎麼會不掀動愛念呢？但，我是把自己的前途看得比一切都寶貴的青年，態度向來拘謹得很，是這樣，我的同學陳君纔敢把我負責介紹來接替這一個向來由老教師供職的位置。

我愛她，可是我對她從沒有一點兒的表示，我甚至怕別人懷疑，背地裏說長道短，影響我的前途跟她的名譽，因此跟她接近的機會比別的女生更少。

她對我也很恭敬，從沒有一些女孩子的扭捏作態。我會偷偷地看到她跟女同學們愛說愛笑的玩得很活潑，但在我的面前，連步子也舉得很穩重。

是半年過去第二學期開始的春天，一羣天真的學生，每天早上來學校的時候，都從自己的家裏採一些月季花插在我講台上的花瓶裏，有時候還送花到我的房間裏，我沒有花瓶，她們還把我那隻空着的玻璃瓶拿來當花瓶。

送我花的學生很多，尤其是一班女學生。春天的日子一半過去了，我沒有看到瓊玲來送

過一次花。我心裏常在暗想，她爲什麼不送我一些花呢？我不能接近她，如果她送一點花給我，也好讓我從她手折的花朵上親一親她的芳澤。

終於，我的希望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實現了。那時我在房間裏批閱學生第一次月考的卷子，瓊玲跟她同坐的同學一同進來了。當我看到她的身後跟着另一個女生的時候，我曾經對那個女生激起了一種無名的憎恨，但想到自己是她們的老師，終於把這憎恨的怒火遏抑住了。

「杜先生，你這裏天天插着月季花，你一定看得很膩了，今天我在後山上採了一束野杜鵑，給你換換新鮮吧。」她含着微笑，一邊這樣說着，一邊却並不徵求我的同意把瓶裏的幾枝還未殘萎的月季花拔下，而插上她拿來的杜鵑花了。

『謝謝你們，時常給我這些好看的花。』我心裏原想說一些別的話，但結果終於說出了這樣的話。

「杜先生，你用不到謝我們，如果你一定要客氣的話，你也祇要謝謝瓊玲就夠了，這些花是她一個人去採的，我不過跟她現成的來送一送就是了。」跟她同來的魏秀雲這樣申明

着。

「這也用得着分辯。」瓊玲接口說道：「杜先生，你太客氣，我跟秀雲來送花還是第一次。」

我心裏感到說不出的愉快，但口裏却說不出一句適當的話。如果那時她們曾經對我留心視察過一下的話，她們一定看出了我的一副窘相。

後來，我招呼她們坐了一會，瓊玲向我借了幾本書，不多時就走了。

她走後，我却後悔着沒有想法子使她多留一會。我祇得對她送我的杜鵑花呆望着了。不知怎的，我的心頭突然浮起了一種不祥的預感，我想，杜鵑花是悲哀的象徵，她送這樣的花給我，難道她已經看出了我對她的愛戀，她特地給我這樣的暗示，告訴我，如果愛了她，將來會落到一個悲哀的結局的吧。

但我回頭想想，她究竟在鄉村裏長大的孩子，祇是一個小學裏的學生，終不至運用這樣複雜的思想，也許真的如她自己所說，不過給我換換新鮮的花樣兒罷了。於是我把自己的那些胡思亂想自動地打消了。

我捧起她的花枝，深深地吻了一下，這是我第一次吻着花枝，也是第一次吻着一個少女的手澤的芳香。

又是一學期結束了，她已經小學畢了業。我從她的作文裏知道她的家境清貧，她沒有升學希望。我雖然同情她，但自己也是個受經濟壓迫的可憐蟲，我不能幫助她，只能暗地裏發出同病相憐的悲嘆。

我把一學期的事務料理清楚，正打算整頓行李動身回家的第一天午後，瓊玲出我意外的突然來看我了，這次是她一個人。她跨進我的房門的刹那，我正在整理書籍。她還沒有進來，在洞開着的門外，便輕輕的叫了一聲「杜先生」，我抬起頭來，她已經進來了。這時，我幾乎被一陣不能壓抑的衝動征服了，我曾經向前衝上一步，舉起手來，想把她撲在懷裏，任性狂吻一下，但終被她的少女的聖潔的光芒照見了自己的狂妄，我立刻站住了。

我不知道她是否看出了我的不自然的動作。我祇聽見她發出娓娓動聽的聲音：

「杜先生，我在您那裏受了一年的訓導，得益很多，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謝謝您。這裏是一隻枕套，我自己做的，做得很不好，送您先生留一個紀念。」她說着，面上罩着微微的紅

暈，搵給我一個白色的紙包。

我不知道怎樣說纔好，接了她的紙包，不自覺的把它解開了。這是一隻白府綢的枕套，上面繡的不是別的花朵，正是她春天裏送過我的杜鵑花，我覺得很驚奇，很想問她一聲，她爲什麼這樣喜愛杜鵑，但終於覺到不好意思，把衝到喉頭的話退回了。

「謝謝你！我接受你的禮物覺得很慚愧，我是個不學無術的人，徒然浪費了你一年的光陰，沒有一點兒益處給你。……」

「杜先生，你太客氣了。」她插斷了我的話，「從前我們的老師，祇負責教我們的書，不大訓練我們的思想。您杜先生來了以後，我們纔了解了一些人生的意義。」

接着，我又向她謙遜了一番，她還是以學生對老師的態度向我述說着她對我的敬意。

最後，她又向我借書了，說是預備在暑假裏閱讀的。我第一本就給她杜格涅夫著的「春潮」的中譯本，這是我故意揀的一本戀愛小說。她拿到手裏，翻了一翻，馬上回答我，說是早已看過了。

我不知從那裏來的勇氣，竟然提出問題考驗她對於愛的見解了：



「你看了這本書，對於裏面的男女主人公可有一些意見？」

她聽了我的問題，先是紅了一紅臉，接着便帶羞的說了：

「我的意見一定很幼稚，說了出來，還要請您杜先生指正。我覺得這位男主人公對愛太不負責，如果他肯負責，決不會克服不了一個並不心愛的女子的誘惑的。女主人公似乎沒有對不起她的愛人，我覺得她不够烈性，如果對她的愛人有堅貞不拔的信念，一輩子守着他，不去跟別的男子結婚，祇要等上十幾個年頭，他不是終於回到她的地方來了嗎，這樣，使他有一個向她懺悔的機會，以後，還是有快樂的日子過。她嫁了，這使他太可憐了。」

我想不到，她竟然對於愛有這樣深切的了解，這使我不但愛她，而且十分敬她了，我恨不得緊握着她的手，向她說：

「我愛你，我敬你，如果你是「春潮」裏面的女主人公，我決不做那樣的男主人公，我一定像你理想中的愛人那樣的堅貞。」

我沒有勇氣，我知道我並不應該這樣的魯莽。結果，我祇是簡短地說道：

「你的見解，也正是我的見解。」

她祇是紅着臉，對我會心地一笑。

大概過了一個鐘點光景，她另外揀了幾本書，向我說了一聲「再會」，便告辭了。臨走時，我看見她的眼眶裏還含着盈盈的淚水。

暑假過去了，我還是接着我的粉筆生涯。那時候，我對××鄉已經發生了不能分離的好感，甚至長在那裏的一草一木，我也覺得它們格外的親切。

一個月過去了。她沒有來看我，沒有來還書，也沒有來借書。我沒有看見她，覺得十分空虛，我終於借着探望她父親的名義到她家裏，可是我依然沒有見到她。

又過了一個月，依然沒有她的一點兒消息。有一天我剛上完兩堂課，在房間裏無聊地休息着的當兒，她的堂兄李先生突然進來報告我一個意外的消息。

「杜先生，你可知道瓊玲留了一封信逃婚了？……」

「她已經訂了婚？」我不禁地插斷了李先生的話。

「兩年前就訂婚了。」

「新郎是怎樣的一個人物？」

「就爲了新郎不像一個東西，她纔逃婚的。這件事情實在是我的叔叔（瓊玲的父親）不好，他貪圖他們的財產，把一個好好的女兒，許給了一個殘廢的人。新郎是瘋了一隻手的，除了吃飯睡覺之外，什麼事情都沒有用的了。」李先生說着，表示着無限的惋惜。

「那麼，她爲什麼挨到現在纔逃呢？」

「因爲下個月要結婚了。」

「喔！」我的心像被鋒利的刀分割着了。

我希望能夠得到她的信，想法子幫助她脫出這個困扼。可是一個星期過去了，還是消息杳然，我擔心她是自殺了，但沒有人說起在什麼地方發現屍身的新聞。我幾乎苦悶得病倒，但在別人面前還得強顏歡笑，不敢露一絲痕跡。我正在獨自納悶的當兒，李先生又急急地跑進我的房間裏來了：

「杜先生，瓊玲給叔叔找回來了……」

「從什麼地方找回來的。」我惶急地追問着。

「她已經逃到了上海。」

「她父親怎會知道的？」

「說是她有一封信寄給一個人，被她父親守候在郵局裏接着了。」

「這信是寄給誰的？」

「我不知道，他們不肯說出來。」

我聽了這話，很是懷疑，我似乎覺得她這一封信是寄給我的。但，仔細一想，彷彿又不像，於是我又問：

「現在她父親預備怎樣處置她呢？」

「人是昨天找回來了。今天早上她未婚夫那邊的人也都來了。他們表示這樣不守婦道的女子，預備收回聘禮不要娶她了……。」

「那倒是解放了她。……」我高興地插口說。

「那樣便當，我的叔叔是個有名的固執人物，他又喜歡擺破落紳士的架子，他認爲這樣的行動有礙家聲，辱沒了清白的門第。他立迫她進靜修庵去做尼姑。」

「她答應了不成？」

「管她答應不答應，早已把她強迫送去了。」

此後，我天天打算偷偷地去看她一次。可是我跑到那裏，總是沒有看到她。我想設法寄信給她，可是沒有可信託的人送去。

我在痛苦中度日如年的挨過了一個學期，寒假裏我也沒有回家，我獨自一人留在古利一般的學校裏，我期待着一個意外的奇遇。

又是開學的時候了，我的熱切的憧憬依舊落了空。

是開學後一個星期的一個下午。一大羣學生來報告我一個慘絕人寰的消息，說是瓊玲在靜修庵裏被土匪強姦之後自殺了。此刻正在殮殮她的屍身。

我再不能保持我鎮靜的態度了，我像發了瘋一般的飛跑到庵裏，她的屍身正安放在客廳的當中，我禁不住當着衆人掉下淚來了。

「早知道弄成這樣的結局，我悔不該把她給杜先生的信扣留了。杜先生，這也是前生的事，你別爲她難受。」

她父親瞥見我在旁邊抽泣傷心，拍着我的左肩說出了上面的話。這一下，我大着膽無顧

忌的追問着他了。

「李老先生，她曾經有信給過我嗎？」

「那是她去年逃婚到上海的時候。」

「她信上怎樣說的？」

「她到了上海，人地生疏，路上遇着騙子，把錢都丟了。她在旅館裏沒有法子，寫信給你老師，請你扶助她一臂。」他歎了一口氣，接着又說，「如果我不到郵局裏去守候，這一封信不落在我手裏，我沒有地址可以找她回來，她倒不會遭此慘變了。」

「這封信可還保存？」我覺得這是無限寶貴的遺筆。

「早給我毀了。」

於是我想着她生前做學生的時代是喜歡記日記的，也許在她的遺物之中，還找得出一些流露着她的真情的東西。我就急忙跑到她的臥室裏去各處細細地檢視了一番，可是她把自己的一些筆跡早已在自殺之前焚化了，就連焚燒後的紙灰也收拾得乾乾淨淨。我拿了掃帚細細地在每個角落裏細掃了一通，終於給我找着兩片焦爛的紙片了，我把紙片仔細一瞧，一片上

還殘留着：

「……我逃婚……等到二十歲……有婚姻自主權……爲了……一個人奮鬥……」

另一片上的字句是：

「……敬愛的……杜……爲了你的名譽……沒有向你表示我的……」

句子雖然殘缺，但這些殘缺的文字，分明告訴了我，她獨個兒奮鬥着，希望挨度到二十歲，爭得了婚姻的自主權，她這樣做是爲了愛，她心愛的人就是我這樣一個不中用的姓杜的青年。她不會向我表示過愛，是爲了愛護我的名譽……

我不忍往下想了。殘殺她的兇犯固然不是我，而我的殘酷，却更比正兇厲害。我是眼巴巴地看着一個爲了我的幸福而在黑暗中苦苦地獨自掙扎着的人，到了萬分危急的時候，不去拯救她。

她帶着無人知道的哀痛，默默地用自己的手結束了十八年的生命。人世間的慘痛，還有比這更深刻的嗎？她爲了顧全我的前途默默地熬受着煎迫，而又默默的死去，她是用血創造了人間最偉大的愛！

瓊玲啊！你默然了，永遠的默然了，而我爲什麼偏在你不再說話的今天明白了你不再希望我知道的愛呢？難道人生的存在，祇是供造物者玩弄的嗎？

後山的野杜鵑開了又謝了，你爲我在枕套上親手繡成的殷紅的杜鵑花，每晚上有我的熱淚灑在它的花瓣上，當早上起來的時候，我看見被淚水潤濕的花朵顯得格外新鮮，它彷彿告訴我：

「你辜負了她，你沒有辜負她的杜鵑花！」

我含着眼淚笑了。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7 4650B



# 投 機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編輯者 學藝編委會

出版者 新中國報社

總經售 街燈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九〇號

定價 國幣十元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出版



百  
元  
一  
九  
四  
五  
七  
三  
購  
于  
吳  
門  
國  
民  
書  
局  
為  
儲  
蓄

書 店
數 1
0.20